(懸疑驚悚)旅館 (已完結)

作者: 霧雨

Powered by 紙言

序

當我再有意識時，我已站到一幢白色的建築物前。

建築物樓高三層，從正面可見每層都有數間房間。整幢建築物並不大，看上去是一間尋常旅館。

惟一的不尋常地方就是看上去太普通，任何招牌與裝飾都沒有，彷彿它並不在乎有無客人。

或者它認為該來的客人總會來。

「叮...叮...」我伸出手，推開旅館的玻璃門，掛在門上的風鈴在晃動著。

我走入旅館，並不是我有甚麼需要。更準確說，我並無任何想法，我並不知道身在何方，也不知道從何而來，會從何而去。

我也不想去思考，只知道自己必須走入這間旅館。

「你好。」坐在接待處的女人對我微微一笑，彷彿早知我會來一樣。這個女人就與這間旅館一樣普通，不美不醜，不年輕不老，令人覺得十分鐘後就會忘掉她的樣子。

旅館的裝潢也同樣普通，木造的陳設沒有多餘的裝飾，但卻打掃得非常整齊，給人一種舒服的感覺。

「你好！」我對女人回以微笑，之後卻無話可說，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進來的目的。

女人看著我不知所措的樣子，卻習以為常地提醒我：「你來到旅館，當然是想要借宿了。」

正常來說確是這樣，所以我點一點頭。

女人翻了翻抽屜，將鎖匙交到我手中。

我看著手中的鎖匙，不禁呆了。她交給我的並不是一條鎖匙，而是一連串的鎖匙，每條寫著不同房號。

「好了。你要努力哦。」女人已經推起攔著接待處入口的木板，準備離開。

「我不是來住宿嗎？」我連忙阻止女人的動作，原本昏沈的頭腦已經清醒了點。

「對呀。你累了可以到休息室休息。」女人指著接待處裡的一道木門說。

「不是這個問題，而是為甚麼我會負責招待？」

「你又為甚麼進來？」

我一時語塞。女人則看著我無言以對的的樣子，露出勝利者的笑容。

「好吧。我至少需要了解一下這幢旅館吧，例如它的名字。」我決定投降，接受這份工作。

「無名字。對某些人來說，這幢旅館就是惟一的歇腳處。獨一的事物不需要名字。」

我想起外面無邊的霧，稍稍明白女人深奧的話。

「我至少需要付宿費吧？」

「這個沒有所謂。有人會付，也有人分文不付。你也沒有付宿費吧。」

「是你應該付我工錢吧。」我心想。但我沒有說出口，這個女人一定又會諸多狡辯。

「好吧。作為接待，我至少需要知道這裡是一間怎樣的旅館吧?」

女人沉思著，仿佛思考著一個高深的問題。

「這是一個讓旅人歇息的地方。無論夢境與真實，無論善良與邪惡，無論過去與現在，無論生與死，無論不幸與幸福，命運都會讓他們在這裡聚頭，然後再重新走一去。」女人已經推開旅館大門。

「差點忘了。請你好好享受本旅館。」女人最後笑著揮手向我道別，然後踏進迷霧中。

從面向接待處的窗戶中，我看著她的身影變得越來越小。

「她要去哪裡呢？」我心裡不禁升起這個疑問。

也許她已經在旅館休息久了，有下一站要去。

也許她根本只是隨意在濃霧中走著，不需要目的。

客人

我坐在接待處中無所事事，四周靜得出奇，惟一的聲響只是對面掛鐘的滴答聲。

我趁著無人快速地在旅館走了一圈。這幢樓高三層的旅館有十二間房間，地下為接待處與咖啡廳。所謂咖啡廳也不加是幾張圓桌與一個咖啡壺罷了。

我隨便煲了壺咖啡，坐在咖啡廳的沙發椅子上靜思了一會，腦海中的記憶由站在旅館門外開始。我嘗試努力再往前想，但只覺腦海中有一堵無形的牆壁在阻隔著。

這是一場夢境嗎？還是我已經死了？

但一切又顯得這樣有真實。如果這是死後的世界，死亡似乎並沒有甚麼特別，至少在死後我仍要工作。

想到這裡，我不禁苦笑了起來。

飲完咖啡，我回到接待處打開住客紀錄簿，只見304室住了一位客人，「名字」一欄上只填著「俊傑」。

「入住日期」一欄為「2017年6月10日」。我看了看桌上日曆，今日為「2017年6月20日」，可見這位客人已經住了十日。而「退房日期」一欄為空，似乎他尚未退房。

我看著對面的掛鐘與窗外的天色。掛鐘指著五點。我記得我踏入旅館時是十二時，正過了五小時。

而天色仍未有絲毫變化，仍舊是灰濛濛的一片。我突然覺得日夜在這個空間並不存在，所謂日子並不是指日夜交替，而是用人為的掛鐘所數算出來。

既然外面並非完全黑暗，我就當我在中午十二時踏入旅館吧。我提醒自己當時針再走到十二時要將日曆撕下一頁。

我百無聊賴地看著窗外，突然在濃霧中見到遠處有一顆黑點。

「嗚……」幽怨的嘯聲從遠處傳來。

起初，我以為是犬吠聲。但細聽之下，這種聲音卻比犬吠聲更高音與鴻厚。

就在我尚在猜想這是甚麼聲音時，黑點已經快速地接近旅館。我定睛一看，發現這竟是一隻鯨魚。它游得很淺，半個身軀都浮出水面，所以我才可以在遠處發現它的存在。

在旅館可以看到外面有這種龐然大物，確是令我很驚訝。但更令我吃驚的，是鯨魚背上坐著一個人。

五個小時前我站在旅館前。但不知何時門前的陸地竟變成汪洋。這隻鯨魚竟然可以游到旅館門口。

鯨魚背上的人直接跳到門前的石階，推開了大門，令門上的風鈴在晃動著。

我終於看清了這人的容貌。這位從藍鯨上的客人是妙齡少女，約莫十八九歲，皮膚白皙，五官標緻，是標準的美少女。

而最奇特的是她頸上有一道殷紅如血的索痕，像是被狠狠的勒到過。

這位少女臉上流露出茫然的神色，一雙大眼睛空洞無神地掃視著店內，最後凝視著我。

我明白她的心情，大概她也不知自己為甚麼會進入這間旅館吧。

「你好。你是來借宿嗎？」

少女想了一會，點一點頭。

「你過來填表吧。」我腦海中並沒做旅館接待的經驗，只好靠我的常識去完成這些程序。

少女走近前台，拿起筆，準備在住客紀錄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少女想了半晌，最後在名字一欄寫下「詩」。

「客人，你方便寫全名嗎？」根據常理，客人應該要留全名，出事時旅館才可以去追究她的身份。

「我只記得一隻字。」美少女一副抱歉的樣子。她第一次露出茫然之外的表情。

「不要緊。」我連忙說。我突然發現我也忘了自己的名字，甚至連一隻字都不記得。

「阿詩，我為你發房吧。你喜歡二樓還是三樓？」

「無所謂。」

我皺一皺眉。我最害怕女人說「無所謂」。

還是把她發去二樓吧，免得她要多走一層樓梯。而且我心裡也暗暗渴望她多下樓找我聊天，陪伴在接待處待得發慌的我。

最後，我隨便發了一條「201」的鎖匙給她。

「你喝咖啡嗎？喝一杯熱飲會令頭腦清醒一點。」我對著她微笑，盡起做接待的職責，畢竟初次接待客人令我心情有點雀躍。

「好呀。」她爽快地答。

我帶她來到咖啡廳，為她倒了一杯我剛剛煲起，還帶著餘溫的咖啡。我看著她無神的眼睛，開始漫無邊際地問起問題，但大多數的答案都是「不知道」。

看來阿詩和我一樣，都記不起以前的事，當她有意識時已經騎在鯨魚背上。

「你為甚麼會騎在鯨魚背上？」我終於忍不住問。

阿詩想了一會，最後還是搖頭。

算了，這裡一切事不合常理，反正都不預期她會有答案。

我定睛望著阿詩頸上殷紅如血的勒痕，正在思索應否再開口問。

我突然發現這裡並沒有鏡子，阿詩可能不知道自己頸上有一條勒痕。

同樣道理，我也不知道自己看不見的地方有沒有甚麼異常。但既然阿詩沒有對我投以異樣目光，我應該看上去是正常的。

說起上來我發現我居然忘了自己的樣子。難道無鏡子的目的就是要我們徹底忘掉自己的身份？

想到這裡，我感覺到不寒而慄。

稍稍回過神來，卻發現阿詩已經我在打量著她，正奇怪地在望著我。我移過目光，決定還是不問了。

「你覺得這裡是甚麼地方？」阿詩問。

「不知道。」我如實告知五個多小時前我來到時的情況。

阿詩聽到接待處的女人莫名其妙的話，一言不發地撫摸著髮尾。

「你覺得我們已經死了嗎？」

「不知道。」我喝著咖啡嘆了一口氣。「也許這裡是夢境。來到這裡後遇到很多奇怪事物，但我的腦袋卻可以一一接受，就像做著清醒夢一樣。」

「但偏偏我們可以嗅得到咖啡的香氣，發夢哪有這樣真實？」阿詩閉起眼嗅著咖啡。

「但如果這就是死後的世界其實都不壞。」我笑說。

「確實不壞，雖然這裡不是天堂，但至少都不是地獄。」阿詩笑了。她笑起來很美。

她始乎對死後世界這個假設並不太認真看待，但我偷偷看著她頸上的勒痕，卻認真地盤算這個可行性。

無論是甚麼地方都好，我們又為甚麼會相聚於此？

消失的墮樓者

我們在默默喝著咖啡。在這個奇怪的旅館裡，喝咖啡似乎成為惟一的娛樂。

我和阿詩要說的話一早已經說完了，兩個無記憶的人實在並無太多的話題。

我們從咖啡廳的窗戶看著外面的濃霧，心情也如濃霧般混濁不清。

突然，我們看到一個人影頭下腳下地墜下，發出「砰」的巨響。

我和阿詩都呆了。咖啡廳的窗戶只有少少一格，所以人影閃過的速度極快。如果單靠黑影，我們都會懷疑自己看錯了，但加上巨響就絕對錯不了。

我呆了一秒，就立即衝出去救人。阿詩也回過神來，緊隨著我衝出旅館。

跑出去時，我心裡已經做好會看到血腥場面的準備。但當跑到咖啡廳的窗外時，我看到眼前的景象卻呆立當場。

面前居然甚麼上都沒有。

我踏了踏前面的土地，是非常普通的石地。

從墮地的巨響判斷，這人應該跌得非常重。我衝出來只用了大約十秒，跌在這種石地上不可能立即行走如常，更不可能無任何血跡。

阿詩這時都已經跑到我身邊。她看到前面空無一物，也目定口呆。

「我們撞鬼嗎？」阿詩顫抖地問。

「鬼墮樓時會發出巨響嗎？」我也顫抖地回答。

從科學上推斷，鬼並無實體，墮地時不會有聲響。所以鬼會物理性攻擊人類只是恐怖電影的情節，現實上我們都不會看到這些新聞。

但無人敢斷言。鬼本來就是神秘的事，科學未必可以解釋，說不定它們真的可以。

我若有所思地望著樓上，想起那個住在301室的住客。根據位置推論，他應該是從301室墮下。

阿詩也聽過我說過有客人住在301室的事，所以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望著對方點點頭。

我們踏著沉重的步伐，走上通往樓上的樓梯。

雖然在這間旅館有不少光怪陸離的事，但剛才的事無疑是最恐怖的。

但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尋根究底，即使知道是鬼魂作祟，也總比這種未知的恐懼令人感到安心。

看著阿詩顫慄的身軀，我伸手拍了拍她的肩頭，安慰說：「不用怕，可能我們全都是鬼呢！」

阿詩牽強地笑了笑，明顯我差劣的安慰起不到任何作用。

唉，其實我自己都害怕得要命，怎樣可以去安慰人？

我們走到301室的門前。我下意識地伸出手敲了敲房門，阿詩奇怪地望著我。

如果房客真跳下去的話，房裡當然無人了。

如果他是鬼的話，也不可能會開門。

但偏偏有人開門，一個少年人探出頭來。他是長得很平凡，戴著一副斯文的眼鏡，修著一頭中規中距的短髮，給人的感覺是一個乖巧的學生。

但他的表情有一種陰森，這是阿詩和我也沒有的。

「請問甚麼事？」他微感詫異地望著我和阿詩。他以為這橦旅館只有之前接待處的女人在。

「呃……你剛才聽到巨響嗎？」我故作鎮定地問，但緊張的心情已經平伏了不少，因為至少從表面看來這個少年是一個正常人。

「無。我剛才一直在睡覺。」他的目光由我身上移到阿詩，阿詩也正定睛望著他。

我感覺到他們的眼光並不止單純地在打量一個陌生人，而是似在回憶深處在尋找著甚麼。

難道他們認識對方？

「你們認識對方？」我打斷他們的沉思。

他們不相而同地搖頭。

我心裡有一點失望。如果他們認識對方，這無疑是助我們了解這裡的重要線索。

「無其他事嗎？」少年人爽快地問，他已經想關門。

我還想與他繼續談話，畢竟他已經住在這裡十日，也許會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

「你好。我受這個奇怪的女人委託，負責接待處的工作。」

少年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彷彿等我繼續說下去。

「呀！你可以叫我做……阿健。說實話，我連自己的名字都忘記了。」我尷尬地說。「阿健」這個名字是我隨口亂扯的。

「我叫阿詩。」阿詩也向少年示好。

「我叫俊傑。」說完，少年就猛地關上門了，留下我與阿詩呆立在原地。

「看到嗎？」我吞一吞口水問。

「看到了。他哭了。」

俊傑認識阿詩的，在聽到她名字的一瞬間竟哭了。

迷失

「你休息一下吧。」在下樓的途中，我指了指二樓的走廊。

「你呢？」

「我會留在接待處。不要忘了我可是負責旅館的接待呢。」我笑說。

「好吧。你自己要小心呢。」阿詩關心地向我揮揮手。我心裡不禁感到一股暖意。

我坐在接待處看一看掛鐘，才晚上七點。我仍未有睡意，又不好意思再去打擾阿詩與俊傑兩人，只好自己再想想墮樓事件。

先不論墮樓後失蹤的神秘現象，跟據住客紀錄簿，這裡明明只有301室住人，四周又沒有其他建築，墮樓的是301室的住客無疑。

但現實卻是301室仍住著一個叫俊傑的少年。

如果他理應都會聽到巨響，何以他會表示對巨響不知情？

再加上對阿詩的奇怪反應，俊傑這個少年相當可疑。

想著想著，最後都無任何結果。我又開始悶得發慌，眼光又望著窗外濃霧。

已經晚上八點多，天色與我來時沒有任何變化，依然灰暗一片。

想起我有意識時已是站在旅館門口，對旅館外的環境一無所知。我突然想走出去散步，看一看外面的環境。

但看著這一片濃霧，我又怕自己會迷失在霧中。無論在夢中，還是死後世界，迷失在濃霧中無疑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

考慮了一會，我仍然開門踏了出去。我打算循著直線走，並不會拐彎。如果遇到障礙物，我就先原路折返好了。

我關好門，走進無盡的濃霧裡。

我走了不遠，旅館已化成一個約隱約現的影子。我用腳探了探四周，腳下仍是堅固的石地，究竟阿詩的鯨魚怎樣游過來？

對現實的人而言，這其實是一件極恐怖的事。但對感覺如身在夢境的我而言，卻只覺得奇幻般了。

我又走出數百米，前面仍是一無阻礙。準確而言，四周仍是一片灰白，在霧裡任何陰影出現。

我想起接待處的女人，她究竟走到哪裡呢？

旅館的影子已經看不見，我像飄泊在汪洋裡，開始感到難以言喻的壓迫感。我決定先回旅館再算。

我回程的步伐走得遠比來時快，但感覺走了十多分鐘，我面前仍是無盡的濃霧。

在濃霧裡本應是十分陰冷，但此刻我卻滿頭汗水，汗水被霧水同化，兩者融為一體。

我感覺自己都快要與濃霧混為一體，消散在這片空間中了。

旅館究竟在哪？

是我自以為直走時身體卻不由自主地走了曲線嗎？

還是旅館消失了？

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決定重新走到當初我決定回頭的位置。

這一程路我走到更快，已經是接近跑的速度了，但我為了保險，仍舊跑了十多分鐘。然後我轉過身，以半圓的路徑擴散開去，逐步搜索旅館。

即使我離開旅館時不自覺地走了曲線，我半圓的搜索路徑都理應會發現旅館。

雖然我需要多走迴路，但在濃霧中會見到旅館的陰影，最多需要一二個小時，我一定可以尋到旅館的。

這些是我安慰自己的話。事實上，我心底裡知道在這裡沒有甚麼可以說得準。

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要尋找的半圓路徑都已經找遍了，結果還是沒有找到旅館。

我跪在濃霧裡，哭了起來。

我並不是一個軟弱的人，但是當人獨處時，情緒總是無處隱藏。

我強行止著自己的哭泣，免得自己發出聲音，亦非因為我要故作堅強，而是我聽到一陣歌聲。

一把幽怨的女聲，唱著簡單而緩慢的曲調，在濃霧中若隱若現。

曲調簡單而古老，像是唱給幼兒的安眠曲。

究竟誰在唱歌？這把聲音並不是阿詩，也不似是接待處的女人。

但無論如何，這人是我最後一根救命草。如果再孤身迷失在濃霧裡，我怕精神會崩潰。

「你好。我並無惡意，我們可以見一見面嗎？」我的聲音也因興奮而顫抖。

歌聲突然停止。過了一會，這把女聲才再度響起。

「你好。請你等我一會，我現在就過來。」女聲也同樣因興奮而顫抖著。

她說話很有禮貌，似乎對我並無惡意。

我暗自舒了一口氣，在原地等待著她，期間我又呼喚了幾聲讓她確應位置。

幾十秒後，我已經見到一個人影慢慢走近，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中年女人。她約莫四十多歲，看到我時全身因激動而顫抖，面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與阿詩與俊傑相比，她少了一份陰森的感覺，看來更富人性。

我還在想著開場白時，她已經率先開口。

「你為甚麼會在我夢裡？」

做夢的女人

「甚麼？」我不知所措地問。但隨即明白過來，她以為這裡是夢境。這也難怪，我與阿詩都討論過這可能性。

夢境應該是獨立的，科學上夢境只是腦部的想像，夢裡的人物都是虛構的。

我明明有自己的感受與意志，這裡怎可能是她的夢境？

如果真的是夢，這也會是我的，她只是我夢裡的想像般了。

但接下來的話卻令我迷惑了。

「在這三年裡，你是我第一個在這個夢裡遇到的人。」中年女人感激地捉著我的手，似是怕我會憑空消失。

「三年？你指你在迷霧裡迷失了三年？」我驚訝地問。這無疑是生不如死的經歷。

「不是。準確來說，三年來每個晚上我都做著這個夢，每晚都一個人在霧裡摸索。」

「你的意思是你晚上會發夢到這裡，然後你睡醒回歸日常世界，第二晚再發夢到這裡來。」我小心翼翼地問。

「對呀。」中年女人點點頭。我感到天旋地轉。

「所以我是你夢中的想像了？」我失笑地問。

「你未必是我夢中的想像，但必定是我夢中遇到的人物。」中年女人堅定地說。

我也沒有去細思當中有何不同，反正再想都不會有任何結果。我決定轉過話題，開始交代起自己在迷霧中走失的事，她對我的事很感興趣。

「對不起，我從來未見過這裡有旅館。」中年女人抱歉地說。

我失望地嘆了一口氣，萬分後悔出來散步的決定。在旅館至少有阿詩與俊傑陪著，總比現在飄泊在濃霧中好。

「你可以用意念控制自己的夢境把旅館變出來嗎？」我隨口故扯。當我身在困境時，我總愛開這種玩笑。

但中年女人卻認真地閉眼集中精神，過了一會，她才慢慢睜開眼。

「對不起，我控制不到這個夢境。」

我本來就無對此心存寄望，看到她內疚的模樣，我也為自己的順口開河感到抱歉，只好連忙推說不打緊。

反正我也無法找到旅館，就索性與她隨便在濃霧裡走著，兩人總比一人好。

「你三年裡都作著這個夢，應該很困擾吧？」我隨便找著話題。

想不到她卻搖了搖頭。

「其實我每晚很期待這個夢的。」

我詫異地望著她，很難理解有人會期待在霧裡不繼走來走去。

「因為我在尋找一個很重要的人。」她的目光投向濃霧的最深處，表情混合著幸福與傷痛。

只有強烈思念著某人，反覆記起與他共處時的快樂與失去的痛苦，才可以釀成這種最真實又沉重的情緒。

我不發一言，等她說下去。在夢中徘徊了三年，她正需要一個人去分享她的心事，即使這個人可能只是夢中的泡影。

「我在尋找著我過世的女兒。」

「也許這樣說很失禮。但你肯定你的女兒在這片濃霧中？」

「我有這個感覺。三年來不繼重覆的夢，我覺得這不是偶然，是命運的安排。」她堅定地說。

「你真是很愛女兒。」

「因為我做錯了。」她苦笑說。

正因為曾經做錯，才會更加想念。每晚夜闌人靜時，她都會想如果可以重來一次，也許結果就會不一樣。

「如果見到女兒你會怎樣？」我開始感到興趣。

「我會好好擁著她，對她說媽媽很想念她。」她頓了一頓。

「但最重要是帶她脫離這裡，助她解脫。她一定有心事未了才會留在這裡。」

又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但如果人死了還要留在這個地方，確是很可憐的。

「你會怎樣幫她？」

「不知道。」她搖了搖頭，然後若有所思地從口袋拿出一個圓形的鏡盒。

鏡盒很精美，是親手造的。表面由日式花布拼成，繡著櫻花圖樣。

「我每晚做這個夢時都身無長物，除了這個鏡盒。我相信一定有其特殊意義的。我希望將它交到女兒

手中，也許就可以幫助她。」

看著她對女兒的愛，我有點感動。我伸出手，想接過鏡盒細看。

但下一剎那，她卻消失不見了，就像從未出現過一樣。

規律

這個女人為甚麼不見了呢？她只是幻影嗎？是被這個空間的力量轉移了嗎？

還是她只是夢醒了？

她的事還是先擱下了，當務之急是找到出路，我可不想永遠迷失在霧中。

我焦急地走了一會，眼前就看到一個人影向我走近。

當可以在濃霧中看到人影時，代表這人確是離我很近了。我焦急地跑上去，惟恐他會好像中年女人般消失。

終於，我捉著他，像是捉著一根救命稻草一樣。我定睛一看，這人正是俊傑。

我喘著氣開始解釋，但他卻伸手打斷我的話。

「先回去旅館再說吧。不然霧氣流動掩蔽了旅館，我們也要一起困在霧中裡。」他指著一個方位。我循著方位看去，果然依稀見到旅館的黑影。

我與俊傑走了幾分鐘，終於回到了旅館，阿詩已在門前緊張地看著我。

她看了看我全身被霧氣沾濕，叮囑我先換一件乾爽的衣服，然後再到咖啡廳詳談。

我走到接待處後的休息室，拉開衣櫃，入面有幾件袖衫。我隨便挑了一套，順便快速地洗了澡，就走去咖啡廳。

我看了看接待處的掛鐘，時鐘指著六點，我居然在霧裡走了差不多九小時。

來到咖啡廳時，阿詩與俊傑已在等待著我。

阿詩為我倒了一杯剛煮好的咖啡，我呷了一口，溫熱的感覺從喉嚨直達心頭。

「謝謝你。」我向俊傑鄭重地道謝。

他只對我微微點頭。

我感覺到他對我不太友善，但既然他救了我，我也不去介意他的態度了。

「你是怎樣發現我的？」

「我到接待處找你，卻發現你不見了，於是我焦急地在旅館四處找你，俊傑聽到我的呼喊後後就來幫助我了。」阿詩搶著回答。

「這時我已經猜到你走進霧裡了，因為我也試過。」俊傑心有餘悸地托了托眼鏡。

「當時接待處女人在休息室睡著了，所以沒有提醒我。結果我不見了一日，她才猜測我進到霧裡，便走到天台眺望我的身影。我也是用這個方法去找到你的。」

「所以說我剛好走到旅館天台的視線範圍內，你才找到我？但我又為甚麼看不到旅館呢？照道理，我發現著燈的旅館應遠比你發現我容易？」我大惑不解。

「你大概以為自己走了好遠吧？實際上你只是在旅館附近不斷打轉罷了。」俊傑不急不徐地邊呷著咖啡邊說。旁邊的阿詩也點頭，她也在天台看到我打轉的情景。

我想起了「鬼擋牆」，不禁心裡發毛。

「人在霧裡，發現不到旅館，但在旅館卻可以發現霧裡的人。這不合常理，但卻是這裡的規律。」俊傑繼續解釋。

「這裡也有規律可言？」我不禁失笑。

「當然，只要有存在，就必然有規律。雖然這裡的規律不同於我們認知的物理定律，但必然是有跡可尋的，只是我們未發現罷了。

就好像所謂『鬼擋牆』的現象，其實科學上已證明是因為視力受阻時，可感知平衡和空間感的前庭系統會受到干擾，人類將傾向於繞圈圈走。這裡空曠的大霧環境當然符合這條件。不知道的人自然會將它與鬼神扯上關係，你都不用想得太恐怖。」

我尷尬地笑了笑，「鬼擋牆」的念頭被他看穿了。

我又對他們說了中年女人的事。他們聽到都露出震驚的表情。

「這都是這裡的規律的嗎？」我問俊傑。在我們三人之中，我認為他是最聰明的了。

他沉思了一會，搖了搖頭表示不知道。

我們這晚的討論就結束了。我整晚沒有睡，身體疲憊得很。當自己一個靜下來時，這種疲勞感終於鋪天蓋地襲來。

我躺在休息室的床上，沉沉地睡去。

母親

「老婆，你又在做這個夢嗎？」一個中年男人輕擁著他的妻子。

中年女人輕輕地點頭。

在這三年裡，他已經習慣這個情況。自從他們的女兒過世後，妻子總是夢到自己在霧中不繼漫步。

妻子說她在尋找著女兒，但他卻認為她只被罪惡感所困。

說白了，他認為妻子有精神病。

但作為愛妻子的丈夫，他沒有去一言道破，只是繼續任由妻子做著奇異的夢。他希望妻子在霧中找到的不是女兒，而是自己的救贖。

才凌晨六時，中年女人如往常一樣起床為將要上班的丈夫烹調早餐。

她想起夢中遇到的少年，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如所有夢醒的人一樣，夢中人物的容貌變得非常模糊，她無法想起他是誰。但這個人一定非常有特別意義，不可能無故出現在她這個特殊的夢中。

她沒有將這件事告訴丈夫。雖然丈夫三年來沒有說甚麼，但她知道他已經非常擔心自己，只是一直不說罷了。她實在不忍心令他再添憂慮。

所以在丈夫上班後，她決定瞞著丈夫去尋找答案。根據她的推斷，這位少年最有可能是女兒的同學，所以她決定回到女兒的中學去尋找線索。

她乘車來到女兒的中學，在校門前深吸一口氣平伏心情。

記得上一次來到學校已是三年前，那時女兒剛剛自殺卻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她與丈夫悲痛欲絕地找班主任去了解女兒的校園生活，希望找出其自殺的原因。

還記得當時的班主任托了托眼鏡，以憐憫而冷漠的聲線說了一句：「她在學校過得很好。校方對她的死感得非常可惜。」

在他們看來，憐憫是裝出來的，冷漠倒是絲毫不假。校方只想與女兒的自殺盡量釐清關係，根本就不是真的同情女兒，也許他們更會暗地裡怪責女兒的死為他們添煩添亂。

但他們只能繼續追問下去，但班主任的回答仍是重覆「她在學校過得很好」與「校方對此深表同情」兩大要點，還隱約地將女兒的死歸疚於家庭關係。

即使明知班主任說話不盡不實，他們也無從反駁。因為他們完全不了解女兒，對她的自殺原因根本毫無頭緒。

雖然他們不認為女兒的死是因為家庭關係，但卻不能否認疏離的家庭關係卻間接做成了這件慘劇。

一個人決定自殺，內心一定非常痛苦。但她身為人母卻竟然絲毫沒有察覺，沒有在女兒最痛苦的時候

拋下一根救命草。

她起初曾痛心女兒不對自己傾訴，但轉過頭一想，她又何嘗有主動關心過女兒。與部分望子成龍的家長一樣，她將學業放大成女兒人生的全部，卻忽略了她真正的需要。

明明是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母女，兩個人的心卻已經分隔千里。

她常常會想，如果她多關心女兒，就不會令女兒死得不明不白。

如果她多關心女兒，也許女兒就不會自殺。

但太遲了，女兒走了，沒留下片紙遺書，只諷刺地留下一大堆的作業。

最殘酷的是她要逐一致電女兒的興趣班導師，告訴他們女兒死了，以後不能再上堂了。

每一通電話，都如一柄利刃狠狠刺透她的心臟。

女兒的同班同學

中年女人在校門口做好心理準備，盤算著該怎樣開口，她實在沒信心班主任會幫助自己。

這時候，她發現旁邊有人在望著自己。她轉頭一望，見到二男一女，他們都穿著女兒中學的校服。這三人應該自己認識的，但偏偏想不起他們是誰。

「伯母！」三人當中的女學生首先開口，面上露出關切的表情。。

她終於記起他們是誰了。他們是女兒的同班同學，曾出席女兒的喪禮。

當時全班都出席了女兒的喪禮，她也沒法一一記下。但這三人卻令她印象深刻，因為他們之後又自稱是女兒的好友，特地到她家裡慰問。

她對女兒並不了解，當然都不清楚她在學校有甚麼朋友。她當時熱心地招待著他們，邊聽他們述說女兒在學校的瑣事。

這些事都與女兒的死無關，但對一個對女兒生前毫不了解的母親而言，這些瑣事就是天下間最有趣的事了。

她熱情地與他們三個打招呼。她一直很感謝他們當時對女兒的熱心。

「伯母，你來這裡做甚麼？我們可以幫你嗎？」女學生熱情地問。她記得當日上門就數這位女學生最主動。

她正盤算著該怎樣找出當年的班主任，這三位同學正可以幫手。

「你們可以幫我找當時的班主任嗎？我...我...有一點事情問他。」她隱瞞了想查證夢中少年的事。畢竟這事實在太無稽，她不想被人懷疑她精神有毛病。

他們三人互望了一眼，都答應了她的請求。在校門口辦好登記手續後，他們就帶她去教員室找當年的班主任。

「事隔多年，我都忘了你們名字了。」她露出抱歉的微笑。

「你可以叫我阿儀，他們是柏鈞與智成。」阿儀毫不介意地笑了笑，分別指著旁邊一壯一瘦的男同學作介紹。

「我記得當時有四位同學來我家的。他今天沒和你們一起嗎？」

「伯母記錯了。從來只有我們三人來過呀。」阿儀笑說，旁邊的智成與柏鈞都和應。

「對不起，我記錯了。」她不好意思地道歉，這三年無間斷的夢影響了她的睡眠質素，似乎令她記性也差了很多。

三人幫她在教員室找來了當年的班主任。班主任不情願地從教員室走出來，更以嚴厲的眼神白了他們

三人一眼，心裡怪責他們多管閒事。但他們三人別過頭去，假裝無看到。

「張太您好。我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嗎？」

縱使不情願，班主任見到她時卻立即換上關切的表情。死者為大，在自殺學生的家長面前還是需要露出關懷的態度，這才符合他教師的身份。

她客套了幾句，就以留念為藉口表示想要女兒當年所在班級的學生照片。她希望可以藉此喚起對昨晚夢中少年的印象。

「對不起。因為私隱理由，校方規定班相只可以發給當時所在班級的學生。」班主任裝作想了一想。

事實上，這件事根本不用考慮，無論面前的母親有多麼動人的理由，他都不會去節外生枝。特別在現在這個節骨眼上，他要煩的事已經夠多了。

她繼續苦苦哀求，他繼續無動於衷。

好不容易，他終於打發了對方。他無視對方失望的神色，反正對他無影響就好。

「伯母怎麼樣？」阿儀三人在轉角處已經守候著她。與無情的班主任相比，他們真的熱心太多了。

她轉念一想，心裡的失望立即一掃而空。他們三人不正是最清楚女兒的同學嗎？

她轉而對三人說出了剛才提出的請求。三人想了一想就答應了，表示會在放學後帶相片到她家。

她舒了一口氣 ，女兒有這些同學真的太好了。

目送中年女人離開校門，智成懷疑地問:「你覺得她想做甚麼？」

「不管她想做甚麼，我們不去理會不就好了？」柏鈞不耐煩地說。

「與其亂猜，不如趁她信任我們時主動接近，這樣反而心裡更踏實。」阿儀悠悠地說。她就喜歡掌握一切。

「我們總聽你的。」智成低下頭說。

生靈

經歷整夜的身心疲勞，我睡到下午二時才醒來，張開眼，仍看到旅館的天花板。

我嘆了一口氣，起身梳洗一番，一走出休息室，就聞到一陣飯菜的香氣。

我順著香氣來到咖啡廳，只見桌上已經做好了飯菜，並附上一張紙條：「醒了就快快吃飯吧。」

我會心微笑，即使紙條不記名我也知道一定是阿詩寫的。

咖啡廳的雪櫃就放著幾樣尋常食材，都不知道是怎樣來的。雖然量並不多，但我並不擔心，心裡有預感我們不會被餓食的，因為無一間旅館會任由客人餓死的。

飯吃完了，我又守在接待處裡，期間阿詩又找我聊天，但向來對我冷淡的俊傑卻沒有來找過我，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窩在房間裡。

雖然阿詩熟悉了這裡，話已變得很多，我又很享受與她交談的時間，但只有兩個人聊天難免總會乏味。

「我覺得我們應該打開俊傑的心扉。大家困在這裡，應該互相扶持的。」阿詩興致勃勃地說。

我點了點頭。雖然我不想主動親近冷淡的俊傑，但由阿詩出面又並無不可。

我們就一起走上二樓，以一起做飯為名，與他拉近關係為實。

臨走前我看了眼掛鐘，現在已是下午五時。想起昨天同樣時候的墮樓人影，我感到不寒而慄。

我跟在阿詩後面，可以肆無忌憚地望著她頸上的紅痕。與昨天初見面時相比，仍然是那樣嫣紅如血，在她雪白的肌膚上更顯詭異。

我並無醫學上的專門知識，但也看出這是脖子被繩纏著的傷痕，而且纏得很用力，令人質疑為何她受如此重傷仍可以活動自如。

但我仍是無開口。這裡就只有三個人，我不想因為說出這事實而與阿詩產生隔閡。

我們來到了俊傑的房間門前，敲著他的房門。

「俊傑，我們來找你做晚飯呀。」阿詩在門口喊著。

但我們等了一會，入面仍然無絲毫回應。我們對望了一眼，不由得露出擔心的表情，畢竟這裡甚麼都有可能發生。

我拿出了一串後備匙，找到了屬於301號房的一條，插進了匙孔去打開房間。

我推開房門，映入眼簾的是危坐在窗邊的俊傑的背影。

我們仍未來得及叫出聲，他已經跌了下去，發出「砰」的巨響。

昨天令我們大惑不解的墮樓事件，原原本本地在我們面前上演。

我們呆了幾秒鐘，最先恢復過來的我立即衝到窗邊，俯望著下面。

但下面空無一物，就好像昨天一樣。

「不用望了。」阿詩顫抖的聲音在我後面響起。

我轉過身，正奇怪她何出此言，只見她指著房內的大床。

俊傑正熟睡在床上。

我們互望了一眼，大家的眼神都很驚恐，不明白為甚麼前五秒才墮樓的人會好好地睡在床上。

但我們未發一言就達成了共識，我們靜靜地退出了房間，鎖好了門，就好像我們從未來過一樣。我們一言不發，只踏著急速而混亂的步伐衝下樓。

「剛才發生甚麼事？」到了樓下，阿詩發抖地問。

「不知道。」我的精神狀態都不比她好多少。

我們腦中都閃過無數恐怖的念頭。

「墮樓是俊傑的幽靈？」她發顫地問。

「但他未死，怎可能有幽靈？」說完，我自己都雞皮疙瘩。我怎知道他未死？或許我們根本全都死了。

「他墮樓時，你有留意到另一個俊傑是在床上睡覺嗎？」我問。

「好像是的。」阿詩遲疑地說。

「如果他真是幽靈，就代表有兩隻俊傑的幽靈同時出現了。我未聽說過同一人的幽靈會有兩個。」

「你剛才看到他怎樣跌下樓嗎？」阿詩輕聲地問。

「普通地跌下去呀。不是嗎？」我都被她陰幽的語調嚇得雞皮疙瘩。

「但我看到他並非自己跳下去的，而是像被人推下去。」她繼續陰幽地說。

我回想一下，他跌下去的動作確是不自然，就像是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窗邊，卻被人冷不勝防地從背後推下去。

「你聽說過生靈嗎？」阿詩徐徐地說下去。

我搖了搖頭，但知道她說的並不是甚麼好東西。

「生靈指活著的人的怨靈。墮樓的可能是俊傑的生靈，每一日都重覆一次剛才的情景。而俊傑仍然可以活著。」阿詩顫抖地解釋。

雖然很匪夷所思，但我卻無從否定，因為這裡確是甚麼都有可能的。

我想起俊傑昨天的話，這裡是有規律的，只是和我們認知的不同般了。

我想起了阿詩頸上的纏痕與俊傑的墮樓，這兩件事都不合常理，只是程度不同。仔細一想，兩者其實都可致一個人於死。

這又是否規律呢？

我的身上又有沒有甚麼異常呢？

反正這個靈異現象不會危害我們
，最後我們決定扮作一切正常，不要告訴俊傑，免得令大家有隔閡。

在這個旅館，同伴是最重要的。我們就靠著互相隱瞞去維護這段關係。

詐騙

過了幾日，我們三人都留在旅館裡。在這個空間裡，我們對時間沒有甚麼觀念，所以並無太大的沉悶感。這橦旅館外表雖然平凡，但卻像有一種奇特的魔力，可以讓人身心得到平靜。

大部分時間我都守在接待處，偶爾與阿詩聊天，而俊傑只有在咖啡廳吃飯時才會見到。他仍然對我很冷淡，我雖然對他不反感，但都沒有勉強與他多作交流。

每日五時外面仍舊會傳來一聲巨響，我和阿詩對此都心裡有數。每逢這個時候，我們都會找掩著耳朵，畢竟墮樓的聲音確會令人心裡很不舒服。

但俊傑似乎對墮樓一事並不知情。有一次，阿詩刻意在快到五點時找俊傑，把他引離睡房。但到五點時，俊傑卻像暈倒般突然睡著了，接著我們便聽到一聲巨響。當他醒來時，他只以為自己因為太疲憊而睡著。

我從中發現一個「規律」。每個異常的人都發現不到自己的異常之處，正如旅館都無一面鏡子讓阿詩發現自己嫣紅如血的纏痕。俊傑想必都發現了阿詩的纏痕，但他卻沒有說破。我曾開門見山地問阿詩我有無甚麼異常的地方，她卻說我很正常。

看來我是三個人中惟一正常的，而且可以知悉所有人連自己都不知道的異常地方。

我當時想，這也許就是我成為旅館接待員的原因。

「叮噹……」門鐘響起了。中年女人飛快地走過去開門，歡迎著阿儀、智成與柏鈞三人的到來。

「對不起，我們家裡都很亂，所以花了不少時間才找到當年的班相。」阿儀抱歉地說。

原本他們答應當天放學把班相交給她，但後來阿儀卻致電她說班相不知放到哪裡，所以要遲幾天再去拜訪。

「不要緊。」她把特意預備的西餅放到他們面前，望著女兒的班相感謝地笑了。只要有關於女兒的一點消息，她就已經很滿足。

阿儀深明白面前這位喪女母親的弱點。她偷偷地拍了拍坐在旁邊的智成，示意他行動。

智成從背包拿出三個手工粗糙的玩偶，分別依照她、她的丈夫與她的女兒的模樣來造。

「伯母，我找相片時找到這個。對不起，當年我們忘了交給你。」智成把玩偶遞給她。

「有一天，我們與你女兒討論著畢業後到哪裡旅行。她提議我們一起到日本的奈良旅行，因為那裡有座塔，傳聞只要親手做了自己與家人的玩偶，然後放在塔裡，全家就可以得到幸福，所以我們就約在智成家一起做玩偶，約定在公開試後一起去奈良將它放在塔裡。」柏鈞侃侃而談。

聽到這裡，淚水已經從阿儀的眼框湧出來。

「但這個旅程卻永遠實現不了。我們很想與她一起去旅行，看著她將親手做玩偶放在奈良的塔裡，但卻已經永遠實現不了。」阿儀飲泣著說。

中年女人握著粗糙的玩偶，撕心裂肺地啕哭。

她一直以為女兒因為痛恨自己才自殺，但原來女兒是如此深愛她與丈夫。如果她當時可以回應女兒的愛，而不是只將注意力放在女兒的學業，她們現在會是何等幸福的家庭。

「謝謝你們讓我知道女兒對我們的愛，這對我而言絕對是這輩子最大的禮物了。」她將玩偶推到他們面前，感動地緊緊捉著阿儀的手。「請你們依照當時的約定到奈良幫女兒完成心願吧。要讓她知道即使她走了，我們仍無忘記她，我們仍然是幸福的一家人。」

看著她淚流滿面的請求，他們卻表現得很為難。

「對不起。因為我們本身無計劃，所以把積蓄都用在公開試的補習班上，並無閒錢去旅行。」他們三人慚愧地低下頭，像是做了天大的錯事一樣。

「不要緊，我都知道這個請求可能讓你們很為難，我可以提供金錢上的幫助。」她諒解地說。為了實現女兒友誼與親情的遺願，她當然願意大方地幫助。

而且她真心感謝面前的三人，全靠他們讓自己可以體察到女兒的愛。誇張一點來說，他們可以說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三人推辭了一番，最後還是接受了一大筆現金作為他們去奈良的旅費。

「拜託你們了。」她最後感激地向三人揮手，將他們送上電梯。

電梯的門才甫關上。阿儀和柏鈞兩人已經捧腹大笑，笑得眼淚也流出來。

那天三人與伯母道別後，阿儀突然想出這條妙計去騙取他們畢業旅行的旅費。

他們假借需時幾天去找尋班相，實則是用了幾天去做了伯母一家的玩偶，並編了剛才的故事，讓她相信女兒有這個感人的遺願。

從旁人聽來，這個故事固然是無比荒謬。如果曾去過日本奈良，更不可能相信這種鬼話。

但阿儀知道她必然會相信，因為這正是她內心渴望的。如果她否定他們的謊言，即是連帶揭破女兒對自己的愛，她不願意這樣做的。

阿儀相信只要謊言可以直擊對方弱點，無論多麼荒謬都不成問題。

「這麼容易就騙到萬多元。這個女人真是蠢得可以。」柏鈞在訕笑著。

「你還好意思說。你以為我縫這三個玩偶很輕鬆嗎？」阿儀白了他一眼。

「縫得這般麼醜還好意思說。」柏鈞在喃喃自語。

「你一個留在香港吧。」阿儀打了他一拳。

「別說傻話了。你快點負責買機票與訂酒店。我們下個月開始study leave就去日本。」柏鈞撫了被打痛的手臂。

剛才他們說公開試後才去旅行都是假的。他們根本就不在乎公開試，錢到手後當然越快享受越好。

柏鈞向另一邊走了，只剩下阿儀與智成在等巴士。

「你怎麼了？」阿儀問自離開伯母家就一直沉默不語的智成。

「我覺得我們很過份。」智成頓了一頓，還是將話說出口。

雖然他都並不是好人，也做過比這嚴重得多的事，但也無法接受利用他人的喪女之痛去詐騙。

「即使是謊言，但她卻從中很到莫大安慰，你覺得這不是一件好事？你三年前都來過，知道她一直覺得女兒自殺是因為自己冷待女兒所致。你想想我們這個謊言對她有多大幫助。」阿儀卻若無其事地說。

「外面的心理醫生開點藥，說幾句安慰的說話，看幾次都要上萬元了。我們編的故事可以幫伯母徹底醫好心病，收萬多元算是很便宜了。」

智成不懂反駁。他明知阿儀說的是歪理，但心裡卻確實覺得好過一點。

「而且你不想和我去旅行嗎？」阿儀咬著下唇，扮出楚楚可憐的樣子。

「想！但柏鈞也會一起去。」智成衝口而出。說完，他的面卻紅了。

阿儀拍了他額頭一下。

「傻瓜，到時候我可以支開柏鈞給你點獎勵。」她挨近智成，在他耳邊吹著氣說。

智成滿面通紅，沒有再反對。阿儀就愛看他這種手足無措的樣貌。

她明白智成的弱點就是自己。

他們三人沉醉在去旅行的喜悅中，卻忘記了原先想求證的事：究竟伯母為甚麼要班相呢？

如果他們知道了，就不會有心情再去這趟旅行了。

曾經的戀人

又過了幾天，日子如常。

我經常都會想起那個中年女子。她是否仍然每晚在霧中徘徊呢？

我當然衷心希望她可以找到她的女兒。即使找不著，我都希望她可以找到這間旅館，至少不用一個人這麼寂寞。

但事實上，三年來她仍從見過這間旅館，可見她會突然來到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我當然想過主動將她帶到旅館，但我一想到之前困死在霧裡的經歷，我就打消這個念頭。

我可以做的只是依照俊傑的方法，在天台上搜索霧中的人影，但她並無在旅館附近打轉，我只能守株待兔地等候她走近。

之前我嘗試這樣做卻失敗了。原因很簡單，因為要通宵守在天台注視著濃霧實在太累了，而且不知道何時才可以等到。我試過勉強守了一晚，第二晚已經捱不住了。

但日子過得久了，我開始適應了這裡無分日夜的環境，而且當無所事事時，人就會想盡辦法打發時間。所以我搬了張椅子上天台上，決定由今天起會根據掛鐘時間，在夜晚看著濃霧，早上才睡覺。

就在我坐得腰酸背痛的時候，一把溫柔的聲音卻在背後響起。

「到處都找不到你，以為你又進入濃霧中了。」

阿詩拍了拍我肩頭。

「你在找哪個女人？」

「我只是在霧裡走了幾小時，已經體會到這種孤獨和無助。她在霧中走了三年來的每個晚上，一定很痛苦了。我好想她可以到這個旅館好好休息一下。」

「看來你已經完全代入了旅館接待的崗位了。」阿詩笑著說。

我也笑了。雖然我不明不白地就接手了這份工作，但我真心希望可以這間旅館可以幫助有需要的旅人。

「你去睡一會吧。我看你眼皮也快低垂下來了。」

「不用了，我可以在早上補眠。我可不想你為了我的意願而熬夜。」

「我可不是為了你的意願，而是為了我的意願。」阿詩故作認真地說。

「如果你早上都用來睡覺，豈不是少了一個人陪我吃早餐午餐？你知道這旅館已經很少人了。」她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心頭感到一股暖意。她既然說到這個份上，我再拒絕就顯得不近人情了。

「好吧。我就小睡一回，晚一點再接更。」我摸了摸她的頭，就回房休息。

「她看來很關心我。我應該比俊傑好吧？」下樓梯時，我不禁想。

阿詩獨自望著濃霧在不繼變化，起初還可以集中精神，但一個小時後她已經呵欠連連。

她決定明天要把俊傑都叫來，然後三個人在夜裡輪流看守。雖然俊傑未必願意幫助我，但如果是她開口請求，俊傑應該不會拒絕的。

因為她知道俊傑對自己有著難以捨割的感情。

當日她見到俊傑聽到自己的名字後表現失常，就一直對此耿耿於懷，所以曾獨自到301室找他傾談。

她敲響了俊傑的房門。俊傑似乎早料到她會到來，雖然他為自己的失態感到很尷尬，但還是爽快地邀請她入內坐下。

「你認識我嗎？」才剛坐下，阿詩就開門見山地問。

「我記不起了。」俊傑沉默了一會後說。

「如果你真記不起來，為甚麼你剛才聽到我的名字後會有這麼大的反應？」阿詩鍥而不捨地追問。

「我和你一樣，對過去的事無記憶。但是當我聽到你的名字後，卻不期然有著莫名的感動。」

「我們好像曾經是戀人。」俊傑頓了一頓說。

阿詩不懂回應。她想不到會被初次見面的人這樣說，但她明明對俊傑真的毫無記憶。

俊傑看到她不知所措的反應後苦笑了一下，他明白對初次見面的女生這樣說確是很古怪，但這種感覺卻強烈得不得不承認。

「放心吧。我都並不是要求甚麼，只是說出我的感覺般了。這也未必是真的，你也明白這裡一切都怪怪的。」他想隨便搪塞過去。

阿詩也點頭表示理解。這個話題有點尷尬，她也不想說下去，而且她後來都不好意思向我提起。

雖然俊傑沒有說，但她也察覺到俊傑對我的敵意，也許他覺得與我曾經是仇人。

但她覺得俊傑與我都是好人，她只想大家可以和諧地共處。

一個人悶了總想唱歌。

阿詩也不例外。她努力想著腦海中有甚麼流行曲之類的，但卻只想起中一首簡單而古老的曲調，於是

她便隨口哼了起來

面具男

今晚都不例外，中年女人仍在霧裡徘徊。

以前她只是想尋找著女兒，但如今她卻想先找到前幾天少年口中的那間旅館。

因為她查看著班相，已確定那個少年是她女兒的同學，不但如此，她還記起當年這個男生曾經陪同阿儀等人到訪自己家裡。

她記得前幾天曾經在學校問阿儀當年是否有四個人到訪，但阿儀卻說只有三個人，究竟為甚麼呢？

但當她想致電阿儀去求證，但奈何卻一直無人接聽。

她相信這個少年一定與女兒大有關係，不然她不會夢到這個本應毫無印象的人，而當務之急就是要找到少年口中那間旅館。

但這又談可容易，她三年來從未見過甚麼旅館，又怎會忽然找到。

就在她苦惱的時候，她聽到一首簡單而古老的曲調，令她全身激動得發抖。

這首曲調正是她以前唱給女兒的安眠曲，雖然並非她原創，但卻是一首冷門的童謠，很難想像有其他人會在這裡哼起。

會哼起這首歌的這個人必定就是她朝思暮想的女兒！

她強行平伏自己的心情，嘗試辨清歌聲傳來的方向，然後用她最快的速度向聲音來源跑去，惟恐歌聲會消失。

阿詩哼著歌去勉強維持疲憊的精神，眼皮也垂下了一半。當她稍稍回過神來，卻看到遠處依稀有一個黑影跑近。她嚇了一跳，心想必是我提過的中年女人，就停止哼歌，想下樓去通知我。

但就在這個時候，她卻發現黑影停止了接近，改為在原地徘徊著，似是搜索著歌聲的來源。

她征了一征，心想這個黑影似乎被聲音吸引而來，所以試著大聲叫喊幾聲，但黑影卻沒有任何動作。

她轉念一想，重新哼起歌來，黑影果然又開始有動作。很明顯，黑影只有受到自己歌聲吸引才到來，她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寒意。

但聽我描述，那個女人是好人，她並無理由要感到害怕，所以就放心繼續哼著歌，引著黑影慢慢走近。

黑影終於來到旅館二十步的距離。她開心地衝下樓，準備歡迎這位新客人。她決定先不喚醒我，讓我醒來時可以有一個大驚喜。

想到我驚喜的模樣，她的嘴角不期然泛起微笑。

「叮…叮…」旅館大門的風鈴響起。

「歡迎光臨。」阿詩笑意盈盈地說。

但當她看到進門的人，面上的笑容瞬間卻殭著了，推門進來的竟是一個戴著面具的男人。

他身型中等，穿著一身全黑，但面上偏偏戴著一個全白的面具，只露出一雙空洞的眼睛。

平常說一個人眼神空洞，其實只是形容他疲倦或者絕望，或多或少都有感情在其中，但這個男人空洞的眼神卻是完全無夾雜感情，就像是一具空殼一樣。

他踏入旅館後就寸步不動，一直停在門口。阿詩很想大叫起來，但又怕會令面具男做出甚麼奇怪舉動來。

她深呼吸一下，安慰自己面前這個人除了造型奇特，其實並無沒麼不妥之處。記得自己起初還不是乘著鯨魚神情呆滯地到來？

她裝作若無其事地招呼面具男，客氣地問:「客人你想來住房嗎？」

面具男沒有反應，而是慢慢地轉過身望著阿詩。阿詩嚇得面色剎白，但還是做好酒店接待員的本份。

「客人，你在這裡寫好名就可以了。」阿詩用發抖的手將原子筆遞給他。

他遲疑了會，慢慢接過筆，筆尖卻停留在半空。

「忘記了名字也不要緊。這條是你302號房鎖匙，你可以上去了。」阿詩陪笑著說，想將對方盡快打發走。

面具男接過鎖匙，就轉身上樓去了。阿詩留意到他沒有放下原子筆，但又不敢叫他歸還，只好當送給他了。

「這個女人來了嗎？」我這個時候才醒來，一走出休息室就見到她蒼白的臉孔。

她戰戰競競地交代剛才發生的一切，我也聽到毛骨悚然。我真的從無預料到此舉會引來其他人，而且還是一名怪人。

看著阿詩懼怕的神色，我也感到抱歉萬分。如果她不是要幫助我，就不必遇到這件事了。

「我想幫你看看。」我轉身上樓，卻被阿詩拉著。

「算吧。現在很晚了，也無謂去打擾人，明天再去吧。」

既然她都如此說，我也只好作罷。大家都決定先擱下找尋中年女人的計劃，現在先好好休息一下。

我送阿詩回房，聽到她關門後再加扣緊門栓，看來她真的受了很大打擊。

但這是理所當然的，最令她懼怕的並不是來者有多奇怪，而是這怪客居然因為自己的歌聲而來。

究竟她與面具男之間有甚麼關係呢？

「你無事吧？」丈夫手足無措地安慰著妻子。

「不見了！不見！歌聲為甚麼突然停止了？」中年女人崩潰地哭泣。

她正在夢中搜索著歌聲的來源，卻不料歌聲卻突然中止了，她只有瘋狂地在霧中亂跑。正如這三年一樣，在無任何引導下她是不可能會找到旅館。

她不明白命運為甚麼要戲弄她，先給予她最大的希望，再令她陷入更大的絕望中。

丈夫愛憐地拍著妻子的肩頭，決定明天要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了。醫生的診斷結果為初期的思覺失調。

但妻子當然覺得自己無病，她確信自己所夢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而女兒就在霧中某個角落等待著她。

自此之後，她並不止在晚上睡覺，而且在早上都會睡覺，以令自己有最多時間在夢中去找尋旅館。但睡多了就會睡不著，她惟有偷偷地借助安眠藥入眠，把安眠藥劑量不繼提高。丈夫看著不繼昏昏沉沉的妻子，還以為是精神科藥物的正常作用。

但奈何歌聲沒有再出現，她只好繼續一個人徒勞無功地亂闖，去祈求這曇花一現的機會可以再臨。

暴風雨前的平靜

第二天早上，我們如常聚在咖啡廳吃早餐。阿詩將昨晚的經歷原本地對俊傑說了。

「既然霧裡可以有個中年女人，當然都可以有其他人，茂然去吸引其他人到旅館實在太魯莽了。」俊傑聽罷後說。

「對不起，我並無想過這樣。」阿詩主動道歉。

「不要這樣，你並無錯。你都只是純粹想幫人。」俊傑眼光卻帶有責備意味的望著我。

我避開了他的目光。雖然用歌聲將對方引來並非我的主意，但我確是始作俑者，覺得自己有愧於阿詩。

「但他既然對你的歌聲有反應，證明可能和你有甚麼淵源。我們待會一起去向面具男求證吧。」俊傑繼續說。

我們紛紛表示贊同。我突然想起甚麼，就問阿詩說：「你當時唱甚麼歌？」

阿詩面色一紅。雖然她自問歌喉不錯，但當時哼的是一首古舊的童謠，所以無端被人問起還是會感到不好意思。

她隨意哼了起來。俊傑聽到這簡單而古老的節奏，不禁覺得有些好笑，但我卻面色一變。

「就是這個了！」我大力拍一下大腿。

他們嚇了一大跳，緊張地望著我。

「當日那個中年女人就是哼著這首歌，所以我才能在濃霧裡找到她。」

阿詩呆了，她絕對想不到自己隨口哼的一首歌竟事關重大，但偏偏自己對一切毫不無印象。她心思亂成一團，抱著頭在苦思。

「在這裡苦惱也無用，這裡的一切都奇奇怪怪。現階段都是先解決了面具男的謎團，中年女人的事就之後再算吧。」我嘗試打完場。

俊傑也罕有地附和我。他也不想見到阿詩如此煩惱的樣子。

我們三人吃完早餐，好心的阿詩留了一份給面具男，然後我們就上樓去了。

到了302號房的門口，我敲了敲門，大喊：「你好！我來送早餐了。」

但房內卻一點動靜都沒有。

我們對望一眼，然後我就從口袋裡拿出一串後備鎖匙，把房門打開。

開門時我和阿詩已經做好會見到怪事的準備，畢竟我們上次同樣情境下就見到過俊傑墮樓的嚇人場面。

但今次卻沒有這種可怕的展開，房內根本空無一人。

「面具男就住在你隔壁，你聽到過甚麼聲響嗎？」我問俊傑。

這間旅館的門就好像一般的廉價旅館，離開時關門需要用力才能鎖上，會發出很大聲響。

「沒有。我昨晚睡得很熟，即使有聲響也未必能聽得見。」俊傑回答。

「這樣說來面具男可能自己偷偷走了。」我嘗試做出合理推測。

「他也許根本無進來過。」阿詩指著摺得整齊的床舖說。雪白的床舖應該是之前的接待處女人摺好的，只見上面連一絲皺痕都無沒，可見無人在上面坐過。

當然，另一個可能性是他進過來，但沒有坐或睡在床上就走了。

但無論那一種可能性都顯得面具男神秘莫測。他走時也沒有交還房間的鎖匙。

我想起典型恐怖片的情節：一群人流落在一間荒廢的旅館裡，面具男就會拿起電鋸大殺四方，整個平靜的旅館頓成人間煉獄。

「他有武器嗎？」我擔心地問。

「有……一枝原子筆。」阿詩想了想說。

我不禁笑了出來，慶幸這個可怕的想像似乎落空了。

「我們再小心搜一遍旅館吧。他可能匿藏在某個角落。」俊傑提議。

我們三人開始搜索全旅館，連原本鎖上的房也逐一打開檢查。

如果分頭搜索會較有效率，但由於我們都懼怕那個面具男，所以我們都三人一起搜索。

雖然旅館並不大，但我們都花了三個小時把所有角落搜索清楚，最後也沒有發現面具男的蹤影。

「看來面具男已經離開旅館，我們也不用太擔心了。」我最後下了這個結論。

阿詩與俊傑都點頭。他們都已經想不出其他可行性了。

起初，我們都警誡著面具男會重來，但是他並沒有，我們也漸漸放鬆了戒備。

也許他和中年女人一樣，都有著個人的目的。只要他的目的並不在我們，其實我們都不用理會。這時我當時的想法。

我和阿詩心裡都明白中年女人的事其實並未解決，但彼此都再無提起過。阿詩似乎對這件事有很大心

理陰影，她很怕會再從霧裡引來甚麼奇怪東西，所以我也只好放棄將中年女人帶到旅館的念頭。

我們就平靜地在旅館生活。雖然生活無聊，但我們卻享受這段時間無憂無慮的寧靜。正如那個女人所說，這間平凡旅館似乎有一種魔力，可以令人得到真正的歇息。

但歇息畢竟只是暫時的，旅人還是有下一站要去。這時我們都不知道悲劇早已醞釀著，只等時機成熟就會毀掉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平靜。

旅行

阿儀三人用手機開著google map，在尋找著預先訂好的旅館。

「你訂旺區的旅館不就好了？偏偏要選在荒山野嶺的。」柏鈞在埋怨著。

「你還好說？明明甚麼都無做過，卻又多多要求，又要價錢便宜，又要有溫泉，又要地方就腳。你認為有可能嗎？要不是我，我們連機票也沒有呀。」阿儀反唇相譏。

雖然她預先無查好地址確實有欠妥當，但她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實在不應該受到埋怨。

智成偷偷白了一眼，其實他也有主動要求幫手計劃行程，但阿儀對旅行一事興致勃勃，決意要自己處理所有大小安排，根本不容他插手。

柏鈞閉上了嘴。雖然他口不擇言，但畢竟所有行程也依賴阿儀，他可不想被撇下在奈良。

「根據google
map，我們轉入這條小路，走十分鐘就到了。」來到岔路，智成指著左邊的一條小徑。這條小徑道路平坦，兩旁樹木修剪整齊，即使三人拉著行李箱也可以走hi得很輕鬆。

終點在望，三人都加快前進，他們都希望可以快點到旅館好好休息。他們走了十多分鐘，理應已經到了，但卻仍未見到旅館。

「智成，你確定這條路無走錯？」柏鈞忍不住繼續埋怨。「唉，天色都黑起來了。我們仍然在這個偏僻的地方打轉。」

柏鈞粗心大意，尚未察覺到有何不妥。智成和阿儀卻察覺到了。

明明走進岔路時才下午五時，只過了十多分鐘，天色為甚麼會突然轉暗？

他們抬頭望天，只見到灰白色的雲層把太陽重重蓋著了。他們突然發現不只天空，四周都在不知何時刮起了濃霧，兩旁的樹木都不見了。

智成焦急地拿出手機想翻查google map，但卻發現手機卻已沒有任何反應。

「我手機壞了，你們查一下google map吧。」他心中一片鬱悶，旅行時壞手機無疑是一件慘事。

阿儀與柏鈞各自拿出手機，卻不約而同地發現手機都壞了。他們三人不知所措地望著對方，心裡都有一種詭異之感。

「可能這一帶有甚麼電波影響電子器材。我們先走回頭路吧。」阿儀故作冷靜地提議。

他們三人走回頭，過了十多分鐘，卻覺得越來越不對勁。不要說當初的岔路口，連原先兩旁立滿樹木的小徑也找不到。

他們記得這裡的地形明明並不複雜，為甚麼會找不到小徑呢？

人在緊張時本來就特別容易消耗體力，而且他們舟車勞頓本來就相當疲倦。他們越走越急，走了半個小時，阿儀就已經率先捱不住，三人只好坐下休息。

三人心中的惶恐已到極點，本來就多話的三人此刻反而不發一言。

「你們聽過西貢結界嗎？」柏鈞率先打破沉默。阿儀和智成都望著柏鈞表示不明所以。

「十一年前，有一個警察在西貢行山。他迷路了，就打電話報警求救。他在電話說出一連串奇怪的密碼，而且語氣越說越急，好像在荒山野嶺逃跑躲避著甚麼，最後慘叫幾聲救命就掛了線。警方搜索了十日，最後都找不到他。有人說他進入了結界。」

阿儀已經嚇得哭了來。原本最冷靜的智成都忍不住怒吼：「你瘋了嗎！說話都不會看時候！」

柏鈞閉上了嘴，他都被自己的故事嚇倒了。

「阿儀你休息夠嗎？我們再找一找。」智成問。阿儀點了點頭。智成就幫她拉行李箱，一人拖著兩個行李箱起行。

阿儀白了柏鈞一眼，智成可比他有風度多了。

三人繼續停停走走，也不知過了多久，卻始終未能走出深霧。他們都不得不相信自己真的走進結界裡了。

就在三人萬念俱灰時，阿儀突然激動地指著前方：「這裡有一個人！」

智成與柏鈞仔細一看，果然看到幾十米開外有一個稀薄的人影，如果不留神還真是容易發現。

「我們走上去看一看吧。」柏鈞高興地衝上去，卻被智成拉著。

「你不覺得這個人很詭異嗎？」智成悄悄地說。

柏鈞打了個寒顫，在這詭秘的地方會出現一個人確實很奇怪。而且仔細一看，這個人正在慢慢移動。如果是好像他們的迷路人，又怎會如此氣定神閒？

「難道是日本的狐仙？」柏鈞問。

智成用力拍了柏鈞的頭一下。

「不要說傻話了。管他是人是鬼，他都是我們脫困的惟一希望了。我們先靜靜地繞到他背後，看看情況再說。」智成指揮著。平常的他是看似最膽小的，但在這種困境裡卻表現得最沉著。

他們三人把行李箱提起，免得它們在地上滾動會發出聲音，然後就慢慢靠近霧裡的人影。

「看來是一個女人。」阿儀輕聲地說。他們與人影只有十步之遙，已經見到她背後的長髮。

「女鬼。」柏鈞隨即想到，但他已經不敢說出口。

眼見對方似乎並無甚麼危險性，智成深吸了一口氣，決定開聲打破殭局。

「你好，我們迷路了。」他禮貌地說。

面前的女人身軀一震，慢慢地轉過身。

當三人看到她的容貌，都不禁尖叫起來。

旅館接送服務

這個女人其實並無甚麼奇怪，而且他們都認識。她竟然就是那個被他們騙財的中年女人！

但她並不應該出現在奈良，更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奇怪的地方裡。而且三人對她心中有愧，見到她自然更加害怕。

「你們都在這裡？」中年女人興奮地說。一個月不見，她似乎憔悴得可怕。整個人變得皮黃骨瘦，雙眼有著大得誇張的眼袋。

「對……對呀。你都來日本旅遊？」阿儀率先回過神來，假笑著回答。

「不是呀。我只是在做夢。」中年女人理所當然地回答。「想不到你們會出現在我們夢裡，對上一個遇到的也是你們的同學呢。」

三人聽到她奇怪的言論，早就覺到頭昏腦脹，也無去理會她上一次遇到的是那位同學。

「她已經瘋了。」三人不約而合地想。但無論如何，她是三人逃脫的惟一希望，他們只好繼續與她對話，希望可從中得到協助。

「有人帶你來嗎？」阿儀繼續友善地說。

「無。我每晚做夢就會來到這裡。反而你們為甚麼在這裡呢？」

「我們依照約定到日本奈良旅行，幫你的女兒完成心願，結果迷路了就來到這個奇怪的地方。你懂得怎出去嗎？」阿儀嘗試保持耐性。

「我明白了。一定是我太想念女兒，所以夢到你們了。」中年女人恍然大悟。

「你夠了!你這個瘋女人別再胡言亂語，快帶我們出去!」柏鈞已經沉不住氣，面目猙獰地使勁搖著她的肩頭。

他們三人明明在奈良，怎可能會走入她的夢裡?這完全是天馬行空，聞所未聞。柏鈞認為惟一可行性是這個女人瘋掉了，而又碰巧到了奈良旅行，而且又碰巧到了這個地方裡。

中年女人嚇的面色煞白，過去三年她都是一個人在夢裡徘徊，並未遇過甚麼危險，之前惟一遇過的少年都是彬彬有禮的，哪有遇過這種不善意的對待。

智成連忙拉開柏鈞，說：「柏鈞，夠了。現在我們需要保持冷靜。」柏鈞勉強鬆開手，但眼神仍然既驚且怒地看著中年女人。

「你知道如何走出去嗎？」智成繼續問。

「我三年來每晚都在這裡走，但都走不出這片迷霧。」她平靜地答。

柏鈞正想發作，但阿儀拍了拍他的肩頭，示意他冷靜，任由智成發揮。

「這裡有其他人嗎？」智成認定她已經瘋了，只好轉個問法，轉而找其他人求救。

「有。」她乾脆地答，三人頓時覺得喜出望外。「我在找一間旅館。」

「旅館在哪？」三人不約而同地問。

「不知道。我已經找了一個月。」她灰心地答。三人聽到後都失望萬分，以為她又在胡言亂語。

既然暫時無地方可去，三人決定與她四處游盪，只希望帶她來奈良的家人朋友找到她，就可以順道助他們脫困。

另一個希望是找到她口中的旅館。但其實他們心裡都懷疑這是否真的存在，在這個奇異的地方實在不似有旅館營運。

「你信這個女人的說話嗎？」阿儀悄悄地問。

二人都搖搖頭。這實在完全違反他們的常識，夢境與現實怎可能混為一談？

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很難相信這個女人會巧合地在這個地方與他們遇到。而且她的說話雖然意思古怪，但卻是很有條理，並不似瘋了。

「我有話想說……」柏鈞吞吞吐吐地說。原本口直口快的他既然會欲言又止，要說的一定不是好事。

「你說吧。」阿儀與智成都明白這一點，但都惟有讓他說下去。

「她會不會發現了甚麼，所以想來找我們報仇。」

阿儀與智成都雞皮疙瘩。

「如果她敢來報仇，我們連她都殺了。」阿儀冷冷地拋下一句。柏鈞與智成都面無表情地不發一言。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四人突然發現了前面的霧中有兩顆圓形的光點。

「這是甚麼？」中年女人問。

「看起來似一對車頭燈。」柏鈞瞇起雙眼遠望。

他們三人都喜出望外，這輛汽車會開著燈，就證明裡面很可能有人。即使不知道出路，只要靠著汽車的速度，要走出這漫無止境並非難事。

他們走上去，果然是一輛私家車。他們向車窗一望，果然見一個女人在司機座上打瞌睡。

這個女人就與四周的濃霧一樣不起眼，不美不醜，不年輕不老，是令人過目即忘的類型。

他們興奮地拍著車窗，向女人求救。只見女人徐徐醒來，轉過頭對他們微微一笑，就搖下了車窗。

「你好。我們想離開這裡，你可以幫我們嗎？」阿儀的聲音因為興奮而發抖，一時忘了自己身在奈良，面前的女人大有可能不懂廣東話。

「我不可以幫你們離開。我在這裡要等人。」女人卻以純正的廣東話說。

「求求你，我們真的需要你幫忙。你至少幫我們報警可以嗎？」智成哀求著她。

「我在等人。」她仍舊保持著微笑。

「你究竟要等甚麼人！」柏鈞已經忍不住怒吼。

「我在等到旅館的人。」

團聚

車窗外的霧氣在急速倒退。這個女人在愉快地開車，因為她終於等到要等的人。

說穿了，這個女人負責旅館接送，在等待到旅館的人。但具體究竟要等的是誰就連她都不知道。她只要相信需要去旅館的人自然會坐上這架車。

這確實很奇怪。雖然有旅館會提供接送服務，但都會預先與客人溝通好，從無聽過這種隨便停在路邊等著路人的接送服務。

雖然感到很可疑，但三人還是別無選擇。他們費盡唇舌去哀求女人帶他們離開這裡，但她還是視若無睹。

「我這輛車只會接載到旅館的人，其他的事一概不理。」她仍然展示著平淡的微笑。

他們只好坐上了這輛車的後座。中年女人開懷地坐在前座，因為她終於可以找到朝思暮想的那間旅館了。

「我們究竟在哪裡？」阿儀冷冰冰地問女人。

「你們覺得呢？」女人毫不在乎地說。她並不介意阿儀不客氣的語調。

「我們明明在日本奈良，但卻突然到了這個地方！」柏鈞激動地說。

「那麼這裡就是日本奈良。」女人仍然不在乎地笑說。柏鈞握緊拳頭正想發作，他實在難以忍受這個女人訕笑的態度。但智成按著他的拳頭，呼籲他要忍耐。

「我則在做夢。每晚睡著我就會來到這對方。」一直沉默的中年女人突然插話。

「那麼這裡就是你的夢境。」

三人已經徹底閉嘴。他們都覺得這個女人渾身散發著一種未知的恐怖，就像她是一種前所未見的生物。

他們感覺到車子並不是向某個方向前進，而是時而時進、時而回頭、時而拐彎，簡直就像亂駛一樣。

「到了。」女人停車，指了指不遠方的黑影。她下了車為他們後車尾箱搬出行李
，就示意他們向著黑影走。

她看著三人猶疑的目光，立即明白他們的疑慮，就笑說：「我為了偷懶將接待的工作推給其他人，所以還是不好意思出現。你們自己走去吧。」

「差點忘了。請你們好好享受本旅館。」女人最後笑著揮手向他們四人道別。

四人走到了旅館，伸手推開大門。

我、阿詩與俊傑正在接待處玩著自制的撲克牌。我想要打出「炸彈」的時候，想不到竟突然有四人走入旅館。

旅館自阿詩後已無其他客人來過，突然有這麼多的客人來到實在令我有點手足無措。

「歡迎光臨！」我連忙盡起接待的職責。

但語音剛落，四人中居然有三人飛也似地跑走了，只有中年女人留下來。她呆立在原地，痴痴地望著阿詩，眼中留下了感動的淚水。

我和俊傑對望一眼，當發現阿詩與中年女人都會哼同一首歌時，我們都考慮過阿詩就是中年女人一直要尋找的女兒，只事關重大是我們也不敢斷言罷了，但看來這個猜想成真了。

阿詩自己都心裡明白，但無論是以前的戀人還是以前的母親都好，她實在無絲毫的記憶。她可以做的反應都只是呆立在原地。

「女兒，我終於找到你了。」中年女人撲上前擁著她痛哭時。即使對母親毫無記憶，這發自靈魂深處的痛哭還是足以將每個人打動。所以阿詩也輕拍她的背，叫了聲「媽媽」。

在我和俊傑的認知中，母愛必然是偉大的，即使阿詩現在並無對母親的記憶，但這只是成就感人故事的小波折。她之後一定會被母愛所感動，記起與母親相處的一點一滴，兩母女再來個溫馨的團聚。作為朋友，我們都為阿詩感到高興。

阿詩的母親既然來到旅館，就算是旅館的客人，所以我給了她一條202號房的鎖匙，就安排她住在阿詩鄰房。

除了為她辦理入房手續，我和俊傑都與她說了幾句客套話。既然她是阿詩母親，我們都不好再稱呼她為「中年女人」，而是改稱「阿姨」了。

和我們三人不同，阿姨是從我們認知的世界來的，她一定可以解答到不少謎團，至少讓我們更了解現在的處境，所以我也同樣感到振奮。

但久別重逢，她們兩人想必有很多話需要私下傾訴，我只好之後再向阿姨發問。她們移到了202號房詳談，我們目送著她們上房，才有空想起剛才逃走的三人。

「你知識那三人嗎？」我問俊傑。

他搖了搖頭。他的確記不起這三人是誰，但其實心中卻對他們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憎恨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和起初見到我時一樣。

但他並無說出來，他可以對阿詩說有曾經是戀人的感覺，但總不可以對其他人說有曾經是敵人的感覺。憎恨是陰暗的，應該盡可能藏在心裡。

「他們就這樣跑走了，大概會迷失在霧中吧。」我表面上說得輕描淡寫，但語調卻不期然地顫抖。我明白迷失在霧裡的痛苦與無力感。

「至少他們有三個人，感覺會好一點吧。」我在喃喃自語。

進入旅館

三人拉著沉重的行李死命地逃，直到他們再也跑不動半步，只能倒在地上喘著氣。

他們本來認為縱使離不開這個鬼地方，可以有一間旅館歇腳還是不錯，特別是當旅館中有幾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年輕人。但當他們見到這三個玩著撲克牌的少年人的容貌，卻不由得落荒而逃，把之前在霧裡迷失的恐懼拋諸腦後。

因為他們清楚知道這三人已經死了！

三個他們認識的死人會聚在這間旅館玩撲克牌，這實在是非常靈異的事。

他們三人躺在地上喘氣，趁機冷靜一下極其混亂的頭腦。

「我們死了？」柏鈞哭著問。

無人回答。阿儀與智成都在這樣懷疑著。不少電影都是這樣：主角去旅行，迷路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然後不明所以地經歷了一大堆奇異的事，結尾發現自己原來一開場已經死了，只是他們不自知罷了。

他們難道早死了？是在機場乘公車時死嗎？還是早在飛機上已遇空難死了？

無人知道。無論生與死，只要尚存在，就要選擇繼續活下去。

他們休息完，就默默地繼續走，只想遠離旅館。他們都清楚現時惟一的希望只有找到出路離開這個地方，但這又談何容易，他們心裡已經萌生絕望的念頭。

「看。」走了不知有多遠，阿儀突然驚恐地指著前方。前方的濃霧正浮現一個四四方方的黑影，竟是他們一心想逃離的旅館。

他們明明一直向著旅館反方向走，但何解旅館又會出現在眼前?

每人都有這個疑問，但無人敢問出口，三人有默契地左轉了九十度走。但走出了不久，前方竟又浮現一個四方的黑影。就這樣轉向幾次，旅館的身影仍舊在眼前。

越想尋見反而越求不著，越想逃離反而一直出現在眼前。

「哈哈哈!」阿儀大笑出聲，像是從無見過比更滑稽的事。柏鈞都笑了起來，雖然他的笑聲聽起來就像哭泣。

只有智成沒有笑，他在皺著眉苦思著對策。既然逃避無用，他們只有去面對。

「即使我們可以蓆地而睡，但沒糧無水，我們也捱不了多久。雖然不知道為甚麼，但旅館的三人似乎無認出我們，不如……」智成說。他們三人都清楚自己的身體狀況，疲倦與飢渴正在焚燒他們的身體，他們實在捱不了多久。

「我們去旅館吧。」阿儀堅決地說。他們確是對旅館有莫大的恐懼，但恐懼到了盡頭卻轉化成兇悍的憤怒。他們已經受夠了這個地方與旅館的愚弄。

「你不怕這三人？」柏鈞心中雖然不忿，但卻仍然有一絲憂慮。

「啪！」阿儀清脆地賞了一巴掌。

「廢物！他們只有兩男一人，算上這個一面病相的瘋婆娘才四個人。我們有兩男一女，你一個可以輕鬆打贏他們兩個男人吧。論武力我們根本不會輸！」阿儀冷冷地說。

柏鈞雖然在進入這異地後顯出一副軟弱的樣子，但實際上他卻是三人當中最強壯和好勇鬥狠的。他在參加過泰拳比賽，算是一名年青拳手，品行差劣的他也有過不少與不良份子街頭毆鬥的經驗。

只是他空有一身武力，平時在斯凌弱少時固然一馬當先，在面對這種未知的恐怖時卻是三人中最為軟弱。阿儀就要激起他的狠勁，讓他可以發揮長處。

面上熱辣辣的疼痛燃起了柏鈞的憤怒，他將行李箱用力一摔，就瘋狂地暴打著行李箱去洩發著心中的焦躁。幸好行李箱是布料的，不然就被他打破了。

「走吧。」發洩完了，柏鈞恨恨地站起身。三人就走向了面前的旅館的黑影。

俊傑已經回房了，阿詩與她的母親仍然在房內聊天，接待處只剩下我一人。

「叮...叮...」剛才跑走的兩男一女居然推門進來，我想不到他們居然可以重返旅館。但這畢竟是值得高興的事，我可不希望霧中會有三條冤魂。

「住房？」我堆起一個微笑問。

三人沒有回答。他們面上的表情很複雜，是忿恨、不安與恐懼的混合體，我實在看不透他們在想甚麼。

「對。」女生稍稍展露出微笑，笑得很嫵媚。這個女生與阿詩一樣都是美少女，但卻多了幾份妖豔。

「你們在這份表上寫名吧。」

他們對著表格看了一眼，在思考著應否留下全名，見到阿詩、俊傑與中年女人都只寫上稱呼，他們都分別寫上「阿儀」、「柏鈞」與「智成」。

我將三條鎖匙分別交給他們。雖然旅館本身無分男女層，但我還是將阿儀編到203號房，柏鈞與智成則編到303號房與304號房。

「為甚麼不把我們編到302號房？」智成敏感地察覺到我跳過了順序，便警誡地問。

「我將302號房的鎖匙弄丟了。」我搪塞過去。現時我並不想將面具男的事對他們交代，免得嚇壞他們。

他皺了皺眉，算是接受了我的解釋。三人便轉過身去，準備上樓。

「請等一等。其實我也對這裡所知不多，希望可以與你們到咖啡廳聊一聊，看大家可否得到甚麼。」我截停他們說。

他們互望一眼，顯然不太情願。他們本就只想找到落腳地方，根本不想與我有甚麼牽連。

「接待先生，現時已經很晚了，我們想休息一下。」阿儀指著牆上的掛鐘，時針指著二點，已經是半夜了。

我確實太不體諒了，他們折騰了整天，一定已經很疲憊。我抱歉地說：「對不起，你們上房好好休息吧。晚安。」

三人背向我走上樓梯。他們不約而同地舒了口氣，看來情況比想像中輕鬆。

阿儀的口述

阿儀洗了一個熱水澡，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雖然旅館的衣櫃都有衣物提供，但寸尺偏大，而且款式落伍。她還是穿回自己帶來旅行的便服算了。

這間旅館裝潢雖然平凡，但卻是一塵不染，至少不用害怕有老鼠蟑螂。如果不是流落在這個異地，這裡確是一個令人身心得到休息的好地方。

她拿出手機，仍然是啟動不了。她嘆了口氣，隨手將手機丟在床上。她又拿出相機，想拍張照留念，但卻發現相機的電子螢幕漆黑一片。

她的心沉了一沉，想不到來一趟旅行居然令相機與手機都壞了，再買又要花費大筆金錢。

算了，錢財身外物，只要可以逃出去就甚麼都好了。

她用手撥好頭髮，稍稍平伏好心情，就走出房。

智成與柏鈞都在戒備著我，但她並不認同這種做法。

「咦？你不好好睡一下？」我看到從樓梯走下來的阿儀，詫異地問。

她洗完澡後，頭髮微濕，穿著窄身T-shirt與短褲，顯得更青春美麗了。

「睡不著。你又不睡覺？」

「我已經慣了。這裡的天色並無分日與夜，而且又無所事事，所以睡覺也不必拘泥於甚麼時候。」我苦笑說。

「去喝咖啡？」她指了指咖啡廳。

「好。」

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咖啡廳裡，整個世界的惟一聲音就只剩下掛鐘的滴答聲。

起初我對他們三人確有點戒心，但是單獨面對阿儀一人，嗅著她身上傳來的洗髮乳香氣，我的戒心已飄到九雲煙外了。

「你認識我？」看到她微妙的眼神，我已經料到了三分。

她緩緩地點點頭。

我握著咖啡的手在微微發震，在這裡已有一個月，我終於可以知道自己的過去了。

「我想先知道這裡的一切。」她幽幽地說。「我明白你失去了記憶，不然你一定會認得我們。說實話，我們對這裡仍很恐懼，所以你先說明這裡的一切吧。」

雖然我對自己的事很著急，但既然她這樣要求，我都只好先向她說明，反正我也打算明天就對他們三個交代。

我基本上將一切所知道的事都說了，只隱瞞了兩點：俊傑的生靈每日五點墮樓與面具男的出現。

因為這兩點實在太過恐怖，我可不想在他們驚魂未定的時刻再嚇怕他們，還是之後等情況穩定後再說。

但即是如此，這些經歷都夠曲折離奇。雖然我只說重點，但都說了一個小時。阿儀邊留心聽邊撫弄著滴水的髮尾，在桌面上形成了一灘水跡。

「這樣說我們跟本弄不清這個地方，更遑論逃出這個異境，甚至不能再走出旅館了。」阿儀展示異常地冷靜。

我沉重點了點頭，雖然很殘酷，但卻是事實。

「好吧。論到我說你的故事了。」她強行露起一個笑容。

終於入到期待而久正題，我緊真地把椅子拉前。

兩個人，兩杯咖啡，一個故事。

「先說你的名字吧。你的名字叫李聖健。你說你之前就稱自己做阿健？這真是太巧了，正和你真名相符。這也許不是巧合，是你潛意識作祟吧。

事情發生在三年前。我、智成、柏鈞與你可是同班同學，都就讀馬鞍山官立中學，而且我們是最要好的朋友。大家這時候才中學三年後。雖然我們都算不上好學生，甚至算是不良學生，但我們的友情可是如假包換的。

我知你在疑惑為甚麼我們作為好朋友初見你時會如此帶有敵意。你先不要問，聽我說下去你就明白了。

當時你有一個感情要好的同校女朋友，就是我們起初見到坐在接待處的女生，即是阿詩。你想不到吧？雖然你們現時已經失去了記憶，但當時你們的感情的確很要好。

你也不要看阿詩的母親一副愛女心切的樣子。其實她當時對阿詩很嚴厲，甚至到了一個可怕的地方。基本上她除了上補習班就不能外出，更遑論拍拖了，所以你們的戀情都是偷偷進行的。而你為了可以陪她，也報了補習班。我記得這間補習社叫晨曦補習社呢。說實話，我們三人當時可是嚇了一跳，因為明明你是最討厭讀書的。

所以你們當時拍拖的惟一節目就是一起上補習班。看起上來很無聊，但初中學生的戀愛基本上都是這樣啦。

但有一段時間你因為要參加校際籃球比賽，需要每日放學後練球，所以就暫時退出了補習班。但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其他學校的男生也看上了阿詩，就是起初那個和你一起坐在接待處叫俊傑的男生。

我相信這你都不會想到吧。

他也不是甚麼好人，大概都是一個不良學生吧，也許稱為童黨更為貼切吧。抱歉，我實在很討厭他，所以可能聽上去有點偏激。

他開始百般纏著阿詩，甚至用一些近乎無賴的強勢手段去接近她。你知道吧，少女漫畫總會出現一個無賴的邪氣男主角，會弄得女主角心如鹿撞的。阿詩自己都有問題，也許中三的女生都比較天真，在幻想著那些少女漫畫的情節。所以她竟然對俊傑這種無賴動了心！

但你真的很愛阿詩，之後即使你苦苦哀求希望她可以回心轉意，但她依然無動於衷，甚至對你百般奚落。雖然我們都有勸你放棄，但你還是死纏不放。

說到這裡，你大概以為這只是一個中三學生的幼稚愛情經歷吧。以上所講的確只是令人一笑置之的往事，每個人都有這種往事，但以下卻是最令人痛心的地方。

俊傑與阿詩大概受不了你這種態度，所以約你在一棟舊唐樓的天台理論。當然，他選擇這麼偏僻的地方並不是真的想講道理，只是想把你暴打一頓。

你事前對我們三個提起這個邀約，我們當然都有勸你不要去，柏鈞甚至要與你一起去，但你卻拒絕了，而且堅持一個人去。你在幻想自己可以反過來打贏對方，贏回阿詩的歡心。這實在是幼稚得無可救藥了！他們兩人明顯站在同一陣線對你立心不良呀！

我們也沒有堅持，心想任由你被人暴打一身吧。如果他可以將你打醒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現在想起來，這是我們最大的錯誤了，現在想起來我們都後悔萬分。如果我們當時有阻止你，也許一切就不同了。

就在你單獨趁約後的第二晚，我們回到學校發現大家都在議論紛紛，說你竟然墮樓死了！抱歉說這種嚇人的話，但你確實死了。警察發現你從唐樓的天台墮下，當場死亡。

我們當時認為是阿詩與俊傑殺死你，即使未必是一早策劃的，但卻一定是他們下手的。雖然你當時確實很失落，但我們真的不相信你會做出自殺的愚蠢行為。

但警方卻不這樣認為。大概是因為這幢唐樓很舊，並無安裝閉路電視，他們找不到阿詩與俊傑出現的任何證據，而且學校的老師對你的評價也非常差，所以最後警方竟然說你是因為學業壓力自殺而死。

對不起，我們作為你的好朋友，都曾經嘗試為你向警察申冤。但警察根本不相信我們三人的說話，甚至威脅我們不要胡說，結果我們因為怕事都沒有追究下去。請你原諒我們當時的軟弱，真的很對不起。

世界是有報應的，阿詩之後仍上吊自殺了。咦？你問我是否因為她頸上的傷痕才如此說？我無留意到，我只是實話實說罷了。短時間發生兩種學生自殺案，這可是大新聞呢！

據說她死時並無留下任何遺書，但據我們看來，她大概害怕被捉吧。也許良心都會受到責備，如果這個惡毒的女人尚有良心的話。

之後，我們三個曾經到阿詩母親的家中假裝慰問，實質想了解她與俊傑殺你的事，但並無任何用處。她與女兒的關係比想像中還要差，根本對女兒的生活毫不了解，甚至連俊傑與你兩個人的存在都不知

道。她一直以為女兒是因為她附加的學業壓力才死呢！不過這對她來說都是好事，如果她知道女兒因為殺了人而自殺大概更痛苦吧。

說實話，我們今次旅行的旅費都是從阿詩母親騙來的。我知道這樣並不妥當，也承認我們貪心，但我們也想做一點事去報復。雖然這種報復是微不足道，甚至十分無聊，但我們都只想到這種幼稚的報復方法。

俊傑的事我們之後也不太清楚。直至近來，我們才聽人說俊傑又同一棟唐樓墮樓死了，這單案警方同樣捉不到兇手，又把它列為自殺案。這就都是報應吧。殺人犯結果有同一樣的死法，真是諷刺。正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三人已經死了，所以見到你們時實在怕得不得了。即使你曾經是我們的朋友，但看到死去的朋友突然出現，我們難免都會有敵意與戒心，希望你諒解。但我總認為你既然與我們過去是好朋友，總無可能害我們的，所以我才會在半夜偷偷來對你說這番話。

千萬別誤會，我並不是想你找阿詩與俊傑報仇。雖然我對他們不存好感，但既然他們已經失去記憶，而且你似乎與他們感情很要好的樣子，報仇甚麼的未必太大意義，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但我卻害怕他們會害你與我們三個。他們生前並不是甚麼好人，死後也未必可以確保他們並無惡意，也許一切只是假裝的，我想你知道這些事後可以提防他們。我實在不想再看到我的朋友再被他們傷害了。」

奇怪的阿詩

阿儀把整件事交代得很詳細。雖然我在當中並無多發問，但她仍然說了二個半小時。但在這二個半小時中，我卻絲毫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因為這實在太驚人了，我整個頭腦根本反應不來。

雖然我曾想過我已經死了，但從旁人口中得到確認又是另一回事了，阿儀的話仍然帶給我極大的震撼。而且我也萬萬料不到一個月來朝夕相對的阿詩和俊傑與我之間竟有如此複雜而殘酷的關係。

老實說，這一個月來經歷種種光怪陸離，我本來已經將他們當成生死與共的朋友。但聽到阿儀的一番話，我實在不知道以後該如何面對他們了。

理性上，既然他們已失去記憶，我大可以當他們與生前是截然不同的人，繼續在同一屋簷下友好共處。但感性上，如果我真的被他們殺了，十五歲就被他們殺了，我心底裡實在很難不計前嫌。

「我實在太累了。我需要時間冷靜一下。」我撫著臉頰說。雖然我們要說的話還有很多，但徹夜未眠，又聽了她如此震撼的一番話，我無論身體還是精神都實在疲憊不堪了。

阿儀諒解地點了點頭，臨走前更鼓勵地拍我的膀頭。我們就回到各自的房中休息。

我躺在休息室的床上，明明疲憊不堪，但腦袋裡混亂的思緒在不斷運轉，實在難以入睡，最終我只能半夢半醒地淺眠。

我夢到自己從高樓墜下。夢中的我驚恐萬分，在半空雙手亂舞。我抬起頭，向天台望去，只見有兩個矇矓的人影在低頭望著我。

「砰！」雖然實際上無聲音，但我腦裡卻能感受到肉體墮地的巨響，甚至感受到當中夾雜著骨頭粉碎的聲音。

這種突然的下墜感令我驚醒過來。我仍然好好躺在床上，只是身上的薄被已被我撥到地上。我嚇出一身冷汗，實在再都睡不著了，索性拖著依舊疲倦的身體起來。

我看了看掛鐘，早上八點。我只睡了不足兩小時，惟有之後再補眠了。

我走到咖啡廳，已經見到俊傑與阿詩在相對而坐吃早餐。

我應該對他們說甚麼呢？還是我應該先避入房，等他們食完早餐才再出來？

但就在我這樣想的時候，阿詩已抬起頭與我對上眼，我心裡居然覺得一陣心虛，但明明我才是受害者呀。

「咦？阿姨呢？」我扮作若無其事地上前坐下。既然之前一個月來都相安無事，我就先裝作平常吧。

「她消失了，大概是夢醒了吧。」阿詩的眼圈有點紅，應該是母女相遇感動落淚吧。

「也許她會再出現在旅館的。我覺得旅館就像一個安全點，只要進入其中就可以避免在外面流浪。」俊傑說。

阿詩點點頭，表示她也希望如此。

「你母親對你說了甚麼嗎？」我試探地問，聲線在微微發抖。

「無甚麼。都是重覆說她有多想念我，而且不斷對我道歉，說之前應該更多關心我。」

「還有，她說我死了。」阿詩頓了一頓，用顫抖的聲音說。

我很明白這種害怕的感覺，因為在二小時前我都被人告知自己已經死了。

「我還算是人類嗎？我現在究竟是甚麼呢？」我開始質疑自己的存在。我相信阿詩也和我有同樣的疑問。

我深呼吸了一下，對阿詩說：「其實我都死了。昨晚阿儀告訴我的。」

根據阿儀的口述，阿姨並不知道我與俊傑的存在，當然不會知道我們已經死去。

我告訴阿詩自己已經死了，是想令她知道自己並不孤單，算是給她一點安慰。但我們之間的瓜葛我是不想透露了，所以我也無透露俊傑已死的事，就裝作生前不認識他們兩個好了。

算了吧，大家都已經死了，他們又忘記生前的一切，不如給機會大家重新開始吧。當時的我自覺已經看化了，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阿儀？你指昨天三個年青人中的少女？」阿詩震驚地問。

「對。她與另外兩位朋友都去而復返，入住了旅館。」

阿詩與俊傑都沉默了，整個咖啡廳的空氣彷似凝結下來。

「他們對你說了甚麼？」阿詩緩緩地問。

這問題其實平常不過，但我總是覺得阿詩與俊傑的氣氛不對勁。按道理說，她從阿姨口中並不會知道自己與俊傑害死我，何以她語氣要這樣嚴肅呢？

於是我將關於自己的事對他們說了，而牽涉他們的一概不說。他們都默言不語。

「看來我們都要去好好歡迎一下他們呢。」阿詩對俊傑言不由衷地說。

「你認識他們？」我試探地問。

「不記得了。我只是聽媽媽說過他們的事，他們說自己是我的好朋友呢！」阿詩呷著咖啡說。

我想起他們三人向阿姨家中慰問的事。也許他們會這樣謊稱過都說不定。

「你母親還有其他事交代嗎？」

「無了。就是這樣。」阿詩淡淡一笑。

照阿詩平常多言的性格，她一定會對我盡訴昨晚的一切，至少說過一兩小時。也許是我的心態問題，我總覺得她今日對我說話特別冷淡，我也不好意思再多問下去了。

但我明明記起有一點值得問的，卻怎樣想不起來，惟有就此作罷。

纏綿

阿詩的母親很快回來。與她上一次的消失才相隔四個小時，她又再次出現在旅館的正門裡。

她興奮地推門進來。我見到她時，發現她整個人昏昏沉沉的，連行路都搖搖晃晃的，似乎並不太正常。

「你無事吧？」我連忙衝上去扶著她。

看她病態的樣子，她一定因為想短時間入睡而採用高劑量的安眠藥快速入睡。

「無事。只要可以再次來到這裡就無事了。上次我還未來得及多謝你呢。」阿姨虛弱對我說。「要不是你，我不可能會找到這裡。」

我謙虛地應了幾句，忽然想起甚麼，就截著她上樓，問:「我可以和你聊幾句嗎?」

畢竟我幫助過她，而且她都確認自己之後可以直接從旅館醒來，所以她都答應了我的要求。

我想找一個僻靜的地方，望了咖啡廳一眼，幸好現時並無人在。雖然被人撞破我與阿姨兩個人私聊會有點可疑，但被人撞破我們兩人共處一室就更可疑，所以我還是邀她在咖啡廳坐下。

最近咖啡喝得有點多，所以我都無再煲咖啡，只倒了杯水，就把握時間直入正題。

「阿詩讀馬鞍山官立中學嗎?」

「對，而且我從女兒的班相知道你們是同班同學。」阿姨雖然很奇怪我會這樣問，但她還是毫不猶豫地回答。

「她上過晨曦補習社嗎?」

阿姨又點頭。她對女兒的補習班可是最清楚，所有補習班都是她精挑細選的。

「這...這條問題可能有點冒犯。你的女兒是上吊而死嗎?」

阿姨心頭一揪，但還是爽快地點頭。

「看來阿儀說的話都有一定根據。」我在心裡暗中盤算。要刻證阿儀的說話，我只能從惟一可以來回現實與這裡的阿姨著手。

但她知道的資料本來就很有限，而且我又不方便將她女兒害死我的故事全盤向她告知，可以核證的資料實在少之又少，惟有盡力而為。

「實不相瞞，我和你女兒一樣，已經死了。」我觀察著阿姨的反應，她只怔了一怔，並無太大反應。

她心想怪不得後來只有阿儀三個人找她。

「像我這種人都會想知道自己的死。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查一查，看一看三年前在馬鞍山有沒有一個中三男生在唐樓天台跳樓自殺，近來又有沒有一個中六男生在同樣地方跳樓自殺。請務必將詳情告訴我。」我繼續說。

阿姨爽快地答應我。雖然她並非百份百了解我的用意，但她也是非常樂意幫助自己的恩人。

我也無謂浪費她與女兒見面的時間，再三感謝後就與她告別。

「不要客氣了。我也感謝你一直成為我女兒的好朋友。我並不是合格的母親，一直以來只關心女兒的學業，沒有顧及女兒感受，也許以前和你們一起她會更快樂吧。」

「以前」？一種違和感湧上心頭，但我來不及細想，阿姨就已經上樓去了。

智鈞在房中心痕難耐地等待。

「一個小時後在你房等我。」今日他們三人吃午餐時，阿儀趁柏鈞不為意便稍稍對他說。

他想起之前阿儀提到的「獎勵」，不禁覺得口乾舌燥。

他一直喜歡著阿儀，但偏偏她卻一直與自己保持一段「朋友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好聽地說，就叫曖昧; 難聽地說，他只是阿儀的「兵」，凡是阿儀吩咐他的都會照辦。

愛情就是這樣奇怪。論外表，阿儀不是最好的，但她卻散發著一種危險的魅力，就像罌粟花一樣，美得令他的靈魂都麻醉掉。

當然，這些肉麻說話只有深陷情網中的智成才想得出來，但他卻是真心這樣認為的。

所以即使他昨天怕得要死，但仍然打起精神裝出一副冷靜的模樣，雖然體格不如柏鈞，但他深信憑著自己的頭腦與冷靜都可以有能力保護阿儀。

他相信自己的良好表現一定可以打動阿儀。而如今，他終於有機會一親女神香澤了！

「咚咚！」

智成飛也似地從床上跳起，衝去開門，來者正是阿儀。她望了望兩邊，確定四下無人，就閃身進了他的房間。

智成吞了吞口水，他得看出阿儀刻意打扮過，one-piece短裙將她的身材展露無遺，並非住在旅館時的悠閒裝扮。

更要命的是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直接激起了他的情慾。但智成呆呆地站著，整張面都紅起來，不知道該如何入手。

直到阿儀踮起腳，佻皮地在他耳邊輕聲說：「第一次？」

智成羞得無地自容，決定豁出去了，一把將阿儀推倒在床上。

幸好整橦旅館只有接待處對面有時鐘，所以智成的壓力可以大大降低。對他而言，這段纏綿遠不止是肉體的享受，而是心靈的滿足。

智成覺得自己身處仙境之中。直到不知過了多久，阿儀輕輕掙開智成的擁抱，表示想回房了。

「不如一起洗澡？」智成依依不捨地問。

「不了。」

「不如擁著睡一會？」

「不了。」

因為她只想做愛，不想兩個人擁著睡。明明各有一間房間，就無必要兩人一張床上。

這種想法很理性，因為她並不愛智成，最多都只是對他有好感。所以她願意和智成去做愛取樂，以舒緩來到異境的緊張，卻不願意和他有過多的情感交流。

「好吧。我送你回房？」

「不了。被人看到不太好吧。」

這個回答也很合理，但智成的心卻揪痛了一下，因為他對阿儀的感覺可是不理性的。

襲擊

阿儀回到房中，洗了一個熱水澡，就想敷面膜。作為一個少女，護膚品可是旅行必備的，容顏的保養是一日都馬虎不得。

她想打開自己隨身攜帶的鏡盒，但卻發現不見了。她找遍整間房間，卻仍然找不到。

真奇怪，她出去找智成前才用過鏡盒去整理儀容，究竟為甚麼轉頭就不見了呢？

在這橦旅館中鏡子可是絕無僅有的，即使連房間的浴室也不設鏡子，智成柏鈞兩個男人都沒有帶鏡子。對她這樣一位女性而言，沒有鏡真的是非常不便。

阿儀想起阿姨，也許她會有都說不定。她走了房間，敲了敲隔離202號房的門。

「咦？阿儀你找有我甚麼事呢？」阿姨看到她，表現得十分客氣。

「我想問阿姨你有沒有鏡子可以借我一用？這間旅館真的很麻煩。整橦旅館一面鏡子都沒有。」

「我沒有呀。應該說我原本有的，但我昨天見面送給阿詩了。這個鏡盒很漂亮，可是她生前我就想送她的生日禮物呢！可惜當時來不及了。」只要談到女兒，阿姨就表現得興致滿滿，但同時都流露出強烈的遺憾。

「好吧。謝謝你。」阿儀心裡暗自失望。她可不想和阿詩打交道。

「算了，我不照鏡好了。」

就在她這樣想時，她聽到樓上傳來智成的驚呼。

「我剛才的表現很差嗎？她完事後的反應好像很冷淡。」

「她是因為我無表示所以感到失望嗎？」

「我之後應該對她更親暱還是裝作無事發生？」

「她喜歡我嗎？」

無數問題佔據了智成的思緒。經歷了今日，他自覺很難再原地踏步。他決定要全力一拼，一舉衝到戀人的關係。

「咚咚！」

智成嚇了一跳，但隨即卻一陣興奮。也許是阿儀改變主意，決定和他來個鴛鴦戲水，然後再溫馨地擁著睡覺.....

「來了！」他大聲應門， 立即從床上起來開門。

門打開後，映入眼簾的卻是一個戴著面具的男人。

全黑的衣著，全白的面具，一雙空洞的眼睛。

但空洞的眼睛在看到智成後卻變了，慢慢地瞇成一雙彎月似的笑眼。

就在智成被嚇呆的半秒內，面具男如閃電般出手，右手握著原子筆由上而下的狠刺。

智成回過神來，大叫一聲，身體本能地閃過一旁，左手卻仍然被原子筆插出一個血洞。

他嚇出一身冷汗，面具男用力之猛根本就想要了自己性命。如果他躲慢半秒，原子筆只怕已經深深地插在他胸口上。

眼前的威脅令他忘卻手臂的疼痛，他在混亂間踢出一腳，這腳本來踢得很笨拙，並不難避開，但面具男卻絲毫無閃避的意思，結果正中腹部。

腹部是人體無骨骼保護的地方，正常人腹部中腿都會反射性地彎下腰來。但面具男只是因為受力而退後幾步，似是絲毫未覺痛。

智成見到面具男退出了房門，便用力頂著門，不讓面具男再進來。

「嘭嘭嘭！」面具男用身體撞門。他的攻擊雖然並無甚麼技巧可言，但力氣卻異乎尋常地大。智成左手受傷，難以發力，感覺快要捱不著了。

這時候，門外傳來阿儀的尖叫。原來她聽到智成的驚呼，就與阿姨一起趕來察看情況，卻想不到會見到一個可疑的面具男在襲擊智成。

面具男受她尖叫聲的吸引，慢慢轉過頭去。見到她後，就轉而向她撲過去。

阿儀嚇得呆立原地，等到她轉身逃跑，面具男已經跑到身後，將她一把撲到地上。

阿儀看著面具男空洞的雙眼閃著異樣的興奮，心裡有一種不詳的預感，但遍遍身體被他坐著，掙脫不得。

面具男用雙手握著原子筆，高舉過頂，用力向阿儀的面龐插去！

如果再遲半秒，阿儀的就要被毀容了。幸好智成聽到阿儀的尖叫聲，及時開門趕來，在千鈞一髮的時刻環抱著面具男把他拉開。

智成為了阿儀，發揮出比平時更巨大的力氣，即使他力量過人也一時之間動彈不得，只好用原子筆猛插智成環抱著他的雙手。

智成的雙手被插得鮮血直流，但他仍是不願鬆手，反而用流血的手緊捉著筆尖，硬生生把原子筆奪過來，使勁拋在一旁。

面具男趁機掙開智成的環抱，轉身一頭撞向他的臉龐，飛濺的鼻血彈到白色的面具上。面具男目無表

情地使勁一推，智成被重重地摔到牆壁，只覺天旋地轉，一時之間動彈不得。

就在這個時候，柏鈞終於從房間出來，乘面具男不備，向他背後衝過去，借著衝力一拳打在他的後腦上，把他打得向前扑倒。

「快點令他遠離智成。」阿儀著急地說。她看著智成毫無反應地軟倒在地上，不由得擔心萬分。

「他爬得起來再算吧。」柏鈞心想。以他的經驗，一般人受了如此重拳只能當場暈過去。

但面具男卻又站起身來，將目標轉向柏鈞，又撲了過去。

柏鈞心中一驚，但畢竟作為拳手有豐富實戰經驗，所以輕鬆閃開了他的撲擊。阿儀與阿姨見面具男離開了智成，連忙走上前察看。只見他仍然意識清醒，只是一時之間感到頭暈，她們才放下心頭大石。

對了幾拳，柏鈞就發現面具男雖然力大，但卻非常笨拙。一般人打架都會防衛要害不被擊中，但面具男卻只是急攻，而且攻擊雜亂無章。

他覺得面具男並不似人類，反而像一具空殼，惟一本能就是作出攻擊。

但這種攻擊對智成這種外行人有用，對他卻沒有用處。對他而言，面具男只是人肉靶子罷了。

柏鈞連連避開面具男的攻擊，並抓緊機會還擊。雖然他抗打能力驚人，但長此下去也必敗無疑。

突然，面具男停止了攻擊，轉身向樓下跑去。

「別走！」柏鈞正佔上風，怎會容得他逃走，立即追了上去。

「你幫我照顧智成！」說完，阿儀也追了上去，擔心柏鈞落單會遭遇不測。

她遠遠地跑在柏鈞後邊，只見面具男直衝下樓，推門跑了出去。

柏鈞在門前猶豫著，正考慮要否追上去，但想到如果今次不捉到面具男，難保他之後會在甚麼時候出現傷害眾人，所以柏鈞咬咬牙也追了上去。

阿儀見柏鈞追了出去，生怕他會跑得太遠，連忙大聲提醒：「別追出看到旅館的視線範圍內！」

「知道了！」柏鈞邊跑邊大聲回應。他也從阿儀處知道我之前的經歷，所以清楚這裡的「規律」。

以阿儀的速度實在難以在霧中追中兩人，所以她只好在旅館大堂焦急地等待柏鈞歸來。

她望著大堂的掛鐘數著時間，雖然只等了幾分鐘，但對她卻覺得比幾個小時還要長。

「咦？甚麼事？」我這時候才睡醒，從休息室慢條斯理地醒來。

「你剛才聽不到我們大叫嗎！？為甚麼現在才醒來！？」阿儀對我劈頭便罵。

我被罵得一頭霧水。昨夜我可是沒有睡好，日間當然要好好補眠呀。

阿儀飛快地向我解釋面具男對他們施襲的事。我聽得冷汗直冒，面具男明明在那晚就失去蹤影，為甚麼又會突然出現，而且對他們施襲呢？

「我想我應該坦白……」我支吾以對，心裡一陣愧疚。早知如此，我就不應隱瞞面具男的事，讓他們可以有所防範。

就在阿儀想開口的時間，柏鈞已經喘著氣回來了。他似乎並無受甚麼傷，只是面色有點蒼白般了。

「你無受傷嗎？面具男呢？」

柏鈞搖了搖頭示意自己無恙，待呼吸暢順後，才說：「他跑得太快，我跟丟了。」

阿儀皺起眉頭，今日讓面具男逃走，不知甚麼時候他又會到來，想起他差點用原子筆在自己的臉龐開洞，她就怕得雙腿發軟。

「算了吧。人無事就好，我們去看智成吧。」

受傷的智成

我們走到智成的房間，只見他一個人躺在床上。阿姨因為睡醒已經消失不見，但她還是來得及用衣服撕成布條去為他包紮傷口。

我看不見傷口的慘狀，但見到地上滿是沾滿血的布條，都知道他被面具男傷得很重。

我想起休息室放著一個急救箱，便跑下去拿上來。

阿儀接過急救箱，為智成解開布條，見到他左臂與雙掌的傷口仍然滲血，但出血情況已經受控，看來並無生命危險。

「放心吧。面具男已經逃走了。」她柔聲地說，小心地為他嚇人的傷口消毒。

「你無受傷吧？」智成用痛得打顫的聲音問。

她搖搖頭，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下來。她雖然早知道智成對她的心意，但想不到他竟然願意豁出生命危險去救她。

她一直以為所為愛情只是小說家美化的橋段，實質只是兩個人各取所需罷了。她今日終於體察到智成的真心，幸好仍不算遲。

「我們無謂阻礙你洗傷口，先走了。」我看到氣氛不對勁，拉著柏鈞出房。

雖然我看不到智成英勇的表現，但從他關切的眼神都知道他對阿儀的情意，就好好給他一個機會吧。

「我們一定要活著離開這旅館。」

「當然，但你要先好好養傷呀。」

阿儀雖然只是普通地為他包紮傷口，但兩人之間的情意卻覺得比之前肉體的纏綿來得更濃更甜蜜。

智成下定決心，只等傷勢好轉，就向阿儀表白。

阿儀一直守候在智成床邊，直到他安穩入睡才離開。

她一走出房門，突然感覺有人伸手抱著她的纖腰。她尖叫一聲，使勁掙脫他的雙手。回過頭來，只見站在身後的正是柏鈞。

「想嚇死人嗎？」阿儀板起面來。

「不要這麼兇啦！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柏鈞嘻皮笑臉地說。

阿儀覺得他這副嘴面實在說不出的討厭，但她還是說了聲「謝謝」。

「就這樣？」柏鈞在壞笑著。

「你還想怎樣？我早看到你當時早就打開門在窺探著情況，如果你早起制伏面具男，智成也不用受這種傷！」原本阿儀還想要顧全他的面子所以沒有說破，但現在氣上心頭，忍不住把事實道出來。

柏鈞面上一紅，當時他確是因為害怕而沒即時幫手，直到智成把面具男的原子筆打飛，他又摸清面具男的套路，才在智成被打昏後出手相助。

但他面上的尷尬神色很快又變回原本的嬉皮笑臉，說：「不要這樣說。我也不想智成出事的。不過既然他受了傷，不方便活動，我都可以滿足你嘛。」

「你…你…說甚麼？」阿儀氣急敗壞地說。

「這裡牆壁可是很薄的，我可是聽得一清二楚。」柏鈞在壞笑說，並伸手搭她的膀頭。

「你一定瘋了！」阿儀氣憤地拍開他的手。雖她知道柏鈞並不是甚麼好東西，但從無想過他會如此露骨地性騷擾自己。

更令她氣憤的是柏鈞居然在好友受傷在床時提出這過份的要求，他是腦子被打壞了嗎？

「我肯和智成做並不代表會和你做！」阿儀氣沖沖地轉身下樓去了。

望著她的背影，柏鈞喃喃自語：「忘恩負義的傢伙。面具人再出現可別求我保護你。

面具男的猜想

除了受傷的智成外，我們五人都坐在咖啡廳裡，氣氛十分嚴肅。

面具男危及到旅館的安全，而且最後更讓他逃走了。事關重大，我把阿詩與俊傑都召集過來開會商討。

阿儀敘述了面具男的事，而我都交代了面具男之前的由來。今次我都不敢有絲毫隱瞞，連阿詩用歌聲吸引他的事都如盤托出。

阿儀與柏鈞聽得後都很氣憤，覺得我的隱瞞間接導致這個意外發生。我惟有對他們連連道歉。

「面具男今次逃走了，難保他會好像上次一樣再來，我們需要武器。」阿儀堅決地提出。

「你指？」我想了一想，旅館中並無甚麼武器，難道她想每人一枝原子筆防身？

「我指廚房的兩柄菜刀。我提議將它交給我們兩個防身，你們需要煮食時我再交出。」

這兩柄菜刀雖然尺寸不大，算不上甚麼強力武器，但在旅館自衛卻是綽綽有餘。

我剛想答應，俊傑卻即時提出抗議：「我反對。為甚麼要只將武器交給你？」

「因為面具男是衝著我們而來的，他明明在一個月前就出現過，但卻一直無襲擊你們。但就在我們入住的第二晚，他卻找上智成，然後當我與阿姨同時出現他卻只襲擊我。這不是很明顯嗎？」阿儀理直氣壯地說。

經她提醒下，我才驚覺面具男確是很針對他們而來。面具男既會受阿詩歌聲吸引，又想殺了阿儀三人。五者之間究竟有甚麼關係呢？

「不行。因為我們信不過你們。」阿詩單刀直入地說。「我們不可能將全旅館僅有的武器派給你們，這是為了保障我們的安全。」

柏鈞握緊拳頭正想發作，但被阿儀拉著。

「說實話，我在懷疑面具男是俊傑。」阿儀冷冷地說。

「証據？」俊傑眉頭一揚。

「確是無絕對性的証據。但你的房間與智成只隔了一個房位，我們這樣大呼小叫，你即使睡著都應該會被吵醒，為甚麼你當時沒有出現察看情況？」

「我當時在咖啡廳……」

「你說謊！我當時從三樓跑下來，明明見到咖啡廳無人。」阿儀露出勝利者的笑容。

俊傑皺起眉頭，沒有反駁。我心中一寒，難道面具男真的是俊傑？

如果他真是面具男，大可以在擺脫柏鈞後折返旅館，然後我們上樓看智成時再偷偷進入旅館。這確是可行的。

我不期然想起昨天阿儀告訴我的事。如果是真的話，俊傑生前已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難以確保他死後不會帶著這份人格。

但即使他去殺人，動機又是甚麼呢？照道理要報仇的應該是我們呀！難道他為了防止我們報仇才先下手為強？

就在俊傑無言以對時，阿詩卻說：「當時我和他一起。」

「哦。你們當時在哪？」阿儀瞇起雙眼望著她。

「他在我房。你們與面具男在三樓只糾纏了一分多鐘吧？我們當時的狀況不能即時下樓。」阿詩平靜而銳利地說。

我頓時覺得如雷灌頂，雖然阿詩沒有言明，但他們當時在房內做甚麼已經不言而喻吧。

之前我都不覺得阿詩與俊傑是這種親密關係的，我甚至覺得阿詩對我比較有好感。她究竟是甚麼時候與俊傑產生感情呢？

我承認自己自私，我當初聽到面具男襲擊阿儀等人都無這種震撼的感覺，因為這畢竟不是以我為目標，但阿詩與俊傑的事卻令我有一種被難以忍受的妒意。

我生前被俊傑搶走阿詩，難道在死後都要如此！？

阿詩正眼也無看我一眼，大概她覺得不需要向我交代，也不需要理我感受。

我吞一吞口水，把這種妒意先壓過去。

阿儀都嚇了跳，她估不到外表斯文的阿詩可以若無其事地坦白這件。

她沉思半晌，便露出冷笑說：「除了你無人見過面具男，究竟他是否存在都成疑問呢。說不定是你編出來吧？」

這確是有可能的。阿詩可以在阿儀三人來到前已經埋下了伏線。雖然真是這樣，面具男第二天的消失就可以解釋了。

「大偵探，如果我們要對你們不利，一定不會用原子筆做武器吧？我大可以謊稱面具男在咖啡廳拿走了一把刀，豈不是更易殺掉你們？」阿詩針鋒相對地說。

阿儀一時語塞，便轉向柏鈞問：「你認為呢？你可是與面具男直接對決過，有沒有發現甚麼？」

原本發著呆的柏鈞如夢初醒，搖搖頭表示無發現。

「阿儀，你的推論並無甚麼根據，武器恕我不可以交給你們。大家鎖好門，不要隨便開門，有事時就

大喊。我想這樣都足夠了。」我疲倦地撫著面頰說。

阿儀不滿地望我一眼。小數服從多數，縱然她不滿意都無辦法，只能氣鼓鼓地回房，柏鈞也跟著她走了。

現場只剩下我、俊傑與阿詩三人，氣氛有點尷尬。

「我之前都不知道你們是這種關係。」我強行裝出一個笑容，笑得很牽強。

「我們都是剛開始的。」阿詩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說。阿儀走了，她就少了剛才那份威勢。

我也不知如何回應，只好繼續假笑。

「你相信我們嗎？」阿詩問。

「相信。」我爽快地說，但心裡卻有點懷疑。

我自以為已經很了解阿詩，但這刻我卻覺得她無比的陌生。

離別

第二十二章

到了半夜，我再見到阿姨。她仍舊是這樣虛弱，像是會隨時暈倒一般，令我不禁想如果她在夢中暈倒意識會去哪裡呢？

如果阿儀他們死了會去哪裡呢？

如果我死了又會去哪裡呢？

當無人知道答案。正因為不知道，我們只有拼命活著。

我扶著阿姨，依舊帶她到咖啡廳，詢問她調查的結果。

「我已經上網調查過了，馬鞍山學生自殺的新聞並不多。如果跟據你的要求去搜索，三年前確有一個中三男生一幢唐樓天台自殺，兩個月前都有一個中六男生在同一地點自殺。傳媒都沒有公怖死者的個人資料，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與就讀學校，但因為兩宗自殺案都在同一地點，所以傳媒都大肆報導，有的報紙更找來玄學家去分析該處的風水。」

我點了點頭。雖然無法完全確認，但已足以證明阿儀的話很有事實根據。我突然又想起「規律」的事，我、阿詩與俊傑都是死人，阿詩與俊傑都留有死時的特徵，分別是頸上的勒痕與每日五時墮樓的生靈。

按規律，我都應該留有死時的特徵，究竟這是甚麼呢？為甚麼我仍然未能察覺呢？

我向阿姨道謝後，她就上樓去找阿詩了。

但過了五分鐘，阿姨卻又折返，緊張地問我知不知道阿詩在哪。

阿詩既不在自己房，又不在咖啡廳。我不期然想起俊傑，難道她又與俊傑在房內？

我不禁有點不好意思。我想她不會想被母親揭破自己與在男友房內親熱。於是我先帶她找遍整間旅館，仍不見阿詩蹤影。

無辦法了，看來她真的在俊傑房內。

我心情複雜地敲著俊傑的房門，看著心儀的女生在其他男生房內實在是一件折磨人的事。

俊傑就快就打開門，疑惑地望著我與阿姨。

「請問你知道阿詩在哪裡嗎？」阿姨焦急地問。

出乎我意料，俊傑搖了搖頭表示阿詩在不自己房。

我與阿姨都覺得天旋地轉。阿詩怎麼會不見了呢？

原本已經虛弱的阿姨嚇得雙腿發軟，居然軟倒在地上，放聲大哭說：「完了。阿詩被面具男捉走了。」

我雖然都嚇了一跳，但仍然比她冷靜太多，所以嘗試安慰她說：「別這樣，面具男的行事目的似乎是要殺人，應該不會捉走阿詩的。而且經歷上次的事後我們已經多有提防，他很難無聲無息地捉走人。」

但話是這樣說，我自己都確實有點擔心。面具男要捉走阿詩也不是不可能的，畢竟我們對他所知不多。

「放心吧。我想她不是被人捉走了，而是她自己走了。」俊傑嘆了口氣。

「甚麼意思？」阿姨發抖著說。

「她昨晚對我說她不想再留在這裡了。」俊傑沉重地說。「她覺得面具男因為自己的歌聲而來，又聽到阿儀這樣指責自己，所以她不想再留在旅館了。」

「她到哪裡去了？」阿姨哭著說。

「我想她已經走了，就向著濃霧走去。」

我倒抽一口氣，想不到阿詩會作出這種魯莽的舉動，未免太輕視迷失在霧中的可怕了。

「不要緊，我們走上天台，從這裡出去的人只會一直在旅館附近打轉。」

我們三人上了天台，當然見到遠處有一個人影。

「我要去說服阿詩！」阿姨激動地跑下樓。我都只好任由她去，畢竟她作為阿詩的母親，她的話確是最有份量。

阿姨記下人影的位置，向著那個方向跑去，惟恐女兒走開了。

她內心有一股難以形容的焦躁湧上來，並不單是因為對女兒離開旅館的擔心，而是女兒事前竟然沒有問過自己就決定離開。難道她不知道自己會有多擔心嗎?

她明明已經改過了。她現在全心全意關心女兒的一切，為甚麼她仍然不回應自己的愛？她明明如此努力，如此渴望，為甚麼仍然進入不了女兒的心扉？

溫熱的淚水滑過她帶著皺紋的面頰，她向著面前隱約可見的人影拼命跑去。

作為一個母親，她仍未放棄。她已經失去女兒一次，今次不可以讓她再溜走。

人到中年的她久未運動，身體又虛弱，但憑著意志力，她終於衝破層層濃霧，來到黑影面前。

但面前見到只是張套著衣服的椅子。

她思緒亂成一團，根本不知發生甚麼事。她留意到衣服的口袋有著明顯露出的紙角，便拿出來，發現是一封信。

她用發抖的的手捧著信紙閱讀。

讀完，撕心裂肺的哭聲在霧中迴盪。

我在天台看著阿姨跪倒在黑影旁，感到一頭霧水。

「不用再看了。」後面傳來一把熟悉的女聲。

我吃驚地回過頭來，站在身後的正是阿詩。

「你不是……」我吃驚地說，但隨即會意過來，眼神也由驚訝轉為憤怒，說：「你們是早有預謀的！」

「她原本就不屬於這裡。」阿詩冷冷地說。

「我去將她帶回來！」我衝下樓去，但卻被俊傑拉著。

「你們究竟在做甚麼？你知道你母親有多傷心嗎！？」我在歇斯底里地怒吼。

「你認為她留在這裡又會幸福嗎？」阿詩大聲地反駁。「我已經死了！她每日為了可以長時間留在這裡而用安眠藥入眠，你認為這是幸福嗎？這只是逃避現實！大家明明都應該有各自路要走，為甚麼就不肯放手呢!」

我反駁不了，但她被親生女兒欺騙又何嘗不是極大的痛苦。難道事情就無更好的解決方法？

「你變了。以前的你並不會這樣做。我認識的阿詩是善良的，她並不會不在乎母親的感受。」我悲痛地說。我知道由這天起，我已經失去了一個好朋友。

我無再理會站在原地的阿詩與俊傑，一個人下樓了。

「真的要這樣做？」俊傑嘆氣問。

「這幢旅館是我們命運的最後舞台。媽媽她不應該介入的。」阿詩平淡地說。

俊傑不發一言，伸出雙臂將阿詩一擁入懷，只覺溫熱的淚水濕潤了他的胸膛。

如果你真的不在乎，又為甚麼要哭呢？

302號房

沉重的抑鬱感積壓在我心頭。我泡了杯咖啡，獨自坐在咖啡廳整理紛亂的思緒。

回想起來，自從阿詩與阿姨見面後她就像換了個人似的。究竟是甚麼原因呢？按道理阿姨應該對女兒生前的瓜葛毫不知情，根本無可能告訴她生前的經歷呀。

難道阿姨的到來帶來了甚麼契機讓她去恢復記憶令她變回生前的人格? 這個契機究竟是甚麼呢?

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就要重新評估她與俊傑了。

我望著窗外的濃霧發呆。這間旅館對外隔絕，又有著獨特「規律」，不正是最可以揭露每個人的內心慾望嗎?

我的內心慾望又究竟是甚麼呢?

我一個人在沉思著，直至跑下樓的阿儀將我拉回到殘酷的現實。

「智成不見了。」

因為事關重大，我將阿詩與俊傑都叫上了。我們五人開始徹底地搜索旅館。

我們心裡都一片陰霾。智成受了重傷，雙手甚至連扭開門把也難，而且他都沒有離開旅館的理由，怎麼會不見了呢?

我們先由大堂開始找，再去到咖啡廳，其間連我的休息室都搜了。

這是我主動提出的，我當然清楚智成不在自己房裡。我這樣做是要表明每個人的房都要搜，因為我對俊成與阿詩的信任已經開始動搖了。

我們搜完地下，又搜到二樓，將有人住的三間房與其餘空房都打開調查，結果仍找不到智成。

於是我們又走到三樓去搜。我們搜完俊傑的301室，來到302室門口，正要用後備匙開門進入，卻被阿儀阻止。

「我們最後再搜這間房好嗎?」阿儀用戰慄的聲線說。

我點了點頭，明白她在擔心甚麼。

我們最後尋遍了所有房間與天台，仍然一無所獲。如今，我們就只剩下一間房間未搜了。

我們沉重地站在302號房面前，由我打開了房門。

智成就躺在房間中央的床上，雙眼充血突出地望著天花板。

毫無疑問，他已經死了。

阿儀撲上去跪在床邊痛哭。她是一個很堅強的女生，但此刻她卻已經止不住淚水，幾小時前與智成的溫馨甜蜜都化成哀傷，隨著淚水流走。

雖然對他並無特別記憶，但我望著他死不瞑目的屍體，都不禁鼻子一酸。

我仔細看他的屍體，只見頸上有一圈深深的紅痕，配合他死的模樣，看來是被勒死的。而且兇手勒得很有力，連繩上的麻花狀的花紋都印在死者的頸上。

我望一望床邊的枱燈，兇器似乎就是枱燈的電線。這種枱燈每間房都有，可算是這間旅館中隨手可得的殺人武器。

據我們推測，兇手是將智成殺死後再搬到302房，不然搬運途中一定會有求救聲響發出。而後來我們在智成房中的枱燈線上都發現血跡，正印證這點推理。

有302號房鎖匙的只有我與面具男，我當然知道自己不是兇手了。阿儀都應該相信這一點，因為她那日親自見到我從休息室出來，不可能是面具男。

屍體不能一直放在房內。我們在距離旅館不遠的地方挖了個坑，將智成埋了，在他的墳頭前默哀了一會。阿儀心情已經稍稍平靜，但仍然可以看出她受了很大打擊。

「我們再搜一次大家的房間。有人有異議嗎？」阿儀平靜地提出。經歷創傷的她少了平時的潑辣，反而多了一份沉靜。

無人反對。雖然我不認為這個方法有多大用處，但在這間甚麼都無的旅館裡確是惟一的調查方法了。

「我認為要搜就要最徹底。我們還需要搜身。」阿詩認真地說。她也並非說著賭氣話，而是想要徹底洗脫自己與俊傑的嫌疑。

阿儀面無表情地點頭，我們就分男女搜身。

「我先來吧。」在洗手間裡，阿儀爽快地趴在牆上讓阿詩搜身。阿詩雖然不認為阿儀是兇手，但仍是搜得很認真，她認為這樣是對阿儀的尊重。

「到我了。」換成阿詩趴在牆上。阿儀認真地搜著，毫不掩飾她對阿詩的懷疑。

「看來你真的很懷疑我呢。」

「對。」

「你不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很過份嗎？」

「少來這套了。」阿儀終於收起了摸著阿詩的雙手。

搜身並沒結果，我們又由休息室開始搜。因為今次想找殺人的線索，所以大家的搜查都比尋人時仔細很多，但結果並無發現。

然後我們到阿詩的房間搜索，然後再阿儀的房間。

接著便來到俊傑的房間，都是阿儀最懷疑的地方。

他的房間沒有甚麼雜物，即使我們都搜得很仔細，但仍然很快就可以搜完。

就在將近搜完的時候，我不小心地踢到俊傑放在門邊的鞋子。我們來到旅館時都有穿鞋，但之後我們都穿著旅館的拖鞋走動，原先的鞋子早就被我們擱在一旁。

我感覺到鞋內似有異物，便趁著阿詩與俊傑在看其他地方，飛快地將鞋內的異物倒出，赫然就是302號房的鎖匙！

阿儀與柏鈞都見到了，他們同樣心頭都一陣激動，但阿儀很快就回復過來，她趁著俊傑與阿詩未有注意，將鎖匙飛快地放回鞋裡。

她為了之後萬無一失的報復，選擇在這一刻忍耐，。

我們對望一眼，立即明白她的用意，當下裝作無事發生，繼續我們的搜索。

從阿詩與俊傑看來，我們的搜索並無任何結果，但我知道復仇的火焰在阿儀與柏鈞的心底燃燒著。

而我作為他們過去的朋友、旅館的負責人與生前被俊傑與阿詩殺死的人，我也無可避免會在這復仇舞台上演出。

復仇

阿儀在柏鈞的房間中呼天搶地的痛哭，瘋狂地暴打著枕頭。

剛才在人前她尚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但現在悲傷與憤怒的情緒已經要爆發了。

柏鈞憐惜地輕擁她的肩頭，說幾句安慰的話。

「我們要殺了他們兩個。阿健已經站在我們一方，三對二，他們非死不可！」阿儀狠狠地說。

「對呀。」柏鈞輕掃她的手臂。「但前提是我要幫手吧。」

阿儀身體一震，一下撥開他的手，聲線已忍不住因憤怒而發抖：「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在想人死不能復生。即使我們殺了他們兩個，智成都不能復活的。」他氣定神閒地說。

「你少假惺惺了。如果我們不殺了對方，之後死的只是我和你！」

「你錯了。死的只是你，不會是我。在旅館裡我是最強的。」柏鈞嬉皮笑臉地說。

「你……」阿儀一巴掌狠狠地抽打過去，卻被他輕鬆地捉著，再一把將她推倒在床上。

阿儀嚇了一大跳，但被他扣著雙手壓在床上實在動彈不得。

「你以為你有選擇嗎？你肯和我做愛，我就幫你殺掉他們兩人。不肯的話，你被面具男殺掉可怨不得我呀。」柏鈞在她耳邊威脅著說。

阿儀氣憤得流下淚水，別過頭去。

「你不是很愛智成嗎？你不是想活下去嗎？」

「你以為憑著自己的外表就可以不用付出隨意使喚人嗎？」

「反正你這種女人都和過不少男人上床，都不差在我一個吧。」

他猙獰地笑著，不斷說著最不堪入耳的說話。

阿儀咬著牙，沒有再抵抗。為了復仇，她放棄了自己的自尊。

「智成，我答應過你的。我要連帶你的份活著離開旅館。」

我又如往常一樣待在接待處。

其實我覺得所有要來的人都已經到了，但我就是習慣坐在這個位置上。

從現在看來，整件事已經相當明確。這是一個充滿惡意的故事。

阿詩與俊傑在生前殺了我。冥冥之中又和我與我的朋友聚在這個旅館裡，他們害怕我們人多遲早會復仇，就想先把我們殺掉。

但他們兩個因為力量有限，他們必須要利用到對生前無記憶的我。

他們不可以直接殺死阿儀他們，因為我一定會阻止的，這樣人數上他們就無絲毫勝算。

他們只可以假扮面具男去殺人。只要我無確切證據相信他們就是面具男，這樣即使阿儀他們去對他們不利，我基於前一個月建立的友情都一定會阻止的，因為對現時無記憶的我來說，他們才是我的真正朋友。這樣他們就可以有足夠力量去保障自己安全。

但百密一疏，他們讓我找到致命証據了，
就是藏在鞋裡的302室鎖匙。這樣我就完全揭破他們的陰謀，幫助阿儀對付他們。他們已經必死無疑。

你們覺得這個故事如何？

如今，我正打算為故事劃上句點。

如我所料，阿儀與柏鈞來到接待處，阿儀面無表情，反而柏鈞則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我很想問他：「殺人真的如此有趣嗎？」

但我無問出口，因為之後我就可以親眼看到了。

我看了一眼掛鐘，將301號房與201號房的後備鎖匙給了他們。

「你們打算先殺誰？」

「先處理棘手的。我們會潛入俊傑的房間，趁他手足無措時將他制服，再用枱燈的繩子將他絞死。我要他嘗試與智成一樣的死法。」

這個方法不錯，但他仍然有可能反抗，我有更好的方法，一個他們不知道的方法。我將這個方法告訴他們。

「快五時了，你們可以去了。」

墮樓的聲音如常響起。我看了看掛鐘，比平時慢了三分鐘。

計謀

俊傑死了。雖然報仇的過程很委屈，但阿儀在殺掉俊成的一刻仍然大笑起來，狂笑中帶著淚水。

人死不能復生。即使她成功報仇，也消除不了智成死去的傷痛。但即是如此，她還是必須要去做。

「輪到阿詩了。」阿儀強迫自己平伏過來，冷冷地說

他們就這樣走去阿詩的房間。對比俊傑，對付阿詩的危險性實在低太多，所以他們兩人心情都放鬆了不少。

「我來開門。你再衝入去。」

「好！」

阿儀用發震的雙手拿起鎖匙，再過幾分鐘，她就可以完全為智成報仇。

即使之後她可能再離不開這間旅館，即使以後要淪為柏鈞的玩物，她都已經顧不得了。在這一刻，仇恨已經佔據她的內心。

「咚！」

她感覺到腦後一痛，便昏倒過去，最後的意識是柏鈞奸笑的面孔。

「你太礙事了。」

柏鈞將原本用來對付俊傑的椅腳拋在一旁，再吹著口哨邊把阿儀拉開，然後風騷地用鎖匙打開阿詩房門。

報仇甚麼根本不重要，他只在意以後要留在旅館日子。由第一日來到旅館開始，他已經不奢望可以離開。

在這幢旅館並無任何娛樂，又不可以外出，卻要日復日年復年的困在這裡，豈不是與終生監禁無疑？

但其實這幢旅館是可以有娛樂的，而且是最原始最大的娛樂。如今旅館的男人只剩毫無戒備的我，只要他之後再殺掉我，旅館就只剩下他與兩個美女，這裡就不是監獄，而是天堂了。

但在這之前，他要先一嚐阿詩的身體，高漲的性慾已經令他控制不著自己的身體了。

他愉快地打開門，面前正是錯愕的阿詩。在這個時候，他也懶得再多說廢話了，一把將阿詩推倒在床上，將她身上的衣服撕爛，她的尖叫聲在這一刻反而成為了他情慾的催化劑。

他心想:「俊傑與阿健真是大傻子呀。明明這裡幹甚麼都可以，他們卻不懂好好利用。」

他把阿詩壓在床上，親吻著她性感的鎖骨。他雖然看不到阿詩的表情，但想她的樣子必定很痛苦，說不定已經面容扭曲，想到這裡他就更加興奮。

但他錯了，阿詩面上並無痛苦，反而現出一抹冷笑。她正看著從床尾底下爬出來的人。

這人無聲無息地走近柏鈞，將手中的原子筆用力一插，它精準地穿過肋骨的間隙，深深地刺入他的背部。

突如其來的劇痛令他如殺豬似的倒在地上慘叫，但畢竟原子筆並不鋒利，傷不到內臟，一時之間都未有性命危險。

他定一定神，仍然發現眼前這人正是剛才自己殺死的俊傑!

換作是平常，面對這種靈異事件的他一定嚇得動彈不得，但現在他自知處在生死關頭，都顧不得害怕，兇猛地撲向俊傑。

俊傑即使早有預備，也無料到這一擊是如此迅速，竟也被他撲倒在地上。

即使受了傷，作為拳手的訓練與經驗都足夠柏鈞與一般人拉開巨大差距。柏鈞騎在俊成身上，拳頭如雨點般猛打他的頭部，把他打得滿頭是血。

阿詩連忙上前拉開柏鈞，但卻輕易被他一手推開。柏鈞就如負傷的猛獸一樣，照這樣下去俊傑只會被活活打死。

「咚！」

在關鍵時候，我衝出來，拿起剛才在門口拾起的椅腳向柏鈞猛擊。他晃了幾下，就倒了下去。

「告訴你們一個萬無一失的方法吧。其實俊傑有一個弱點，他每日五時前都會坐在窗邊出神地望著外面，這個時候他是全無抵抗能力的。」

阿儀與柏鈞都對此半信半疑，但當他們打開房門，又真的看到俊傑坐在窗邊。他們就輕鬆地從後把俊傑絞死，再將他拋下樓去。

無錯，他們殺的只是俊傑的生靈。真正的俊傑在我的預先通報下已經躲在阿詩的床底下。

我這樣做並非要包庇他們，而是我對他們是否殺死智成的兇手尚有疑問。其實我腦海中已想到一個可能性，但暫時無法確應。

而第二個原因則是我對柏鈞的不信任。我親眼目睹過阿儀的眼淚，相信她報仇的心確是不假。但柏鈞則不同，我覺得他對朋友的受傷與死並無多大傷心。如果任由他殺掉俊傑，憑他的武力就將可以在旅館為所欲為。

所以我才去設下這個局去試驗柏鈞，如果發現他真的無異心，我自會親自幫助他們報仇。反正在旅館裡他們根本無路可逃，報仇都不必急於一時。

俊傑與阿詩雖然不情願，但在我的威迫下他們都只有接受，根本無其他選擇。

人在以為自己穩操勝券時就會原型畢露。當他們上阿詩房時，其實我就遠遠尾隨觀察著，果然見到了

柏鈞的狼子野心。我救起暈倒在門邊的阿儀，便隨手抄起椅腳去救俊傑。

柏鈞掙扎了幾下，一時之間站不起來。我和俊傑連忙合力壓著柏鈞的手腳，吩咐阿詩用他褲袋的繩子縛著他的手腳。

雖然柏鈞很可惡，但我都不想殺他。我仔細地研究著插在他背部的原子筆，想著應該如何將它拔出。

拯救

「咦？阿儀呢？」俊傑問。原本癱坐在門口的阿儀在不知甚麼時候已經不見了。剛才我們的注意力都完全放在柏鈞身上，而且我一直認為阿儀是受害者，所以竟然讓她走開了。

「不好！」阿詩面色一變，立即飛身向前想將房門關上。

但已經不遲了，阿儀已經從咖啡廳折返，手裡想拿起一把利刀，向著迎面而來的阿詩一劈，將她迫回房內。

我太低估阿儀報復心了，發生了這種事後我就當她是受害者，無想到她仍無放棄要殺死阿詩與俊傑。

她自知如果今次失手，以後就會失去柏鈞的幫助，復仇就無望了，所以決定孤注一擲。

「阿儀別衝動!如果你殺了阿詩與俊傑，就只剩下我與柏鈞，我們不可以對付立心不良的柏鈞的。而且我們還未能肯定他們是面具男吧。」我嘗試曉之以理。

「少來了!我知道你一定是和他們一黨的!你也想向我們復仇對吧?!我要將你都殺掉!」阿儀已經完全被仇恨沖昏頭腦。

我仍未能弄清楚她究竟在說甚麼，她就拿刀就向我們衝過來，把我們迫得四散躲避。

她完全認定俊傑與阿詩就是殺死智成的兇手，我已經無辦法用理智去說服她。惟一可以令她回心轉意的是去證明另一個可能性。

但要證明另一個可能性，面具男必須要再次出現，但如果這個可能性真的成立，面具男就應該已死了。

平常的死人當然無可能會再出現，但在這裡的「規律」下就有可能，每日五點我們都見到這種事情。

但我即使知道這個「規律」，卻不懂怎去控制它發生，現在只有坐以待斃。

阿儀將我們迫離柏鈞的範圍，再用刀割斷他的繩子。柏鈞搖搖晃晃地站起來，重新拾起我剛才丟在一旁的椅腳，面目猙獰地向我們迫近。

「剛才打得我好痛呀。」柏鈞對著我奸笑。我正想奮力一拼，卻被他一棍直擊頭部。

在這一刻，我只感覺到時間變得無比的慢，面前柏鈞猙獰的面孔漸漸化開，與我腦海深處的某段記憶重疊。

我徹底暈過去了，感覺就如我曾經死去時一樣。

「阿詩你快點跑出去！我會擋著的！」俊傑用渾身的力量將阿詩推出房門外，自己則擋在房門前。

阿詩哭了起來。她拉著俊傑的衣角，不願意自己逃走。

「如果你愛我的，就連我的份活下去！」俊傑也哭了起來。阿儀的刀已經插入他的身體，但他卻仍然拼命為阿詩擋著門口。

「再見了。」阿詩終於放開了俊傑的衣角，拼命地跑去。

在旅館根本無路可逃，她惟一的出路是跑向無止境的霧中，但如果她這樣做，俊傑與我就必死無疑了。所以她反而向天台跑去，只要阿儀與柏鈞會追出旅館，她就可以折返去拯救重傷的我們。

「對不起，柏鈞。我仍然丟不下你。」阿詩瑟縮在天台一角，淚水不斷流下來，祈求上天可以拯救她。

上天聆聽了她的祈求。

她因淚水而糢糊的眼睛看到有一個似曾相識的黑影在霧裡徘徊。

她用哽咽的聲線唱出那首簡單而古老的安眠曲。

「讓她跑出去了。我們就隨便搜索一下，只要確保她不在望到旅館的範圍她就永遠回不來吧。」柏鈞望著門外的濃霧喃說。

他冷靜下來，背部的痛楚漸漸蔓延開，但他不敢違抗手中持有利刀的阿儀，只希望盡快將我們解決後可以好好療傷。

「阿詩不會走出旅館的。她大概躲在某個角落，想等我們走開去時折返救人吧。」阿儀冷酷地說完，就轉身上樓。

她明白阿詩對俊傑的愛。正如她為了幫智成復仇而不惜一切，阿詩都會為了救俊傑而不惜一切。

阿詩跑回自己的房間，察看我們的狀況。我鮮血流了滿面，已經完全暈過去了。俊傑身上就有數處刀傷，阿詩緊張地拍打他的臉龐，只見他仍能微微張開眼睛，但已經虛弱得動彈不得。

阿詩拾起剛才被柏鈞撕爛的衣服布碎，草草為他紮著傷口。她嘗試擔起俊傑，在阿儀與柏鈞回來前將他帶到一個地方躲藏。

「你真的很愛俊傑呢。」但阿儀已經站在門口。

阿詩面色一變，知道今次自己已經再也走不了。她索性閉著眼擁著俊傑，感受著他最後的體溫。

看到此情此境，阿儀回想起智成的體溫，心裡也一陣感觸。

她走上前，決定爽快地割穿他們的喉嚨，然後再直刺自己的心臟，為一切劃下終結。

原來這就是她最大的慾望，一份淒美的愛情。

落幕

黑色的衣著，白色的臉具。對阿儀來說，他是死神，但對阿詩來說，他是最後的希望。

他現在就出現在阿儀與柏鈞的身後。

就在刀鋒將觸及阿詩喉管之際，他將阿儀飛身撞開，利刀都從她手中飛脫。

阿儀徹底呆了。她一直認為面具男就是俊傑，為甚麼又會多出一個人來呢？

柏鈞也嚇呆了：「這是不可能的！面具男不可能再出現！」

但性命悠關，他很快地回復過來，飛撲過去搶跌落在地上的刀。但受傷之下，他的速度慢了不少，面具男搶先一步將刀子搶過來，再狠狠地刺向柏鈞的面門。

柏鈞被迫到牆邊，只會用手勉強抵著面具人的刀子，雙方正在殭持著。

在糾纏期間，他打落了面具人的面具。

面前的人竟然就是我！

在這一刻，柏鈞與阿儀終於明白了。

柏鈞終於明白當日面具男明明被他扭斷脖子殺死了後，現在又為甚麼活過來。

因為他與俊傑的生靈都是一樣，根本不是人類，即使死了也可以活過來。

阿儀也明白了，她終於洞悉了另一個可能性。

智成是被柏鈞殺死的!

當日，柏鈞已經殺死了面具男，並拿了他302號房的鎖匙，但卻謊稱讓面具男逃走了，正是為了之後的佈局。

他為了可以獨佔阿儀和阿詩，就去殺死智成，再將他搬到302號房，營造出智成是面具男殺死的假象。本來這是無人可以否定的，因為惟一可以否認的面具男已經親手被他殺死了。

但這並不足夠證明俊傑就是面具男，他需要去制造更強而有力的證據。所以在尋找智成時，他便趁機將302號房的鎖匙放到俊傑的鞋內;之後在尋找殺人證據時，便可以讓我發現了。阿儀本身就先入為主認為俊傑是面具男，這樣證據當然更令她確信他就是兇手。

本來這計劃是天衣無縫的，但問題是面具男再次出現了，而他卻不是俊傑。而鎖匙是在俊傑房內發現的，只有進入過俊傑房的人才可將它放入鞋內。

真正面具人不能辦到此事，只有曾進入俊傑房而且有機會從面具男身上搶到鎖匙的柏鈞才做得到。

「阿儀！快殺掉阿健！面具男是他對我們復仇的慾望所產生的！殺掉我後，他就會來殺掉你！」柏鈞在大喊。他根本在哀求著。

但他的心卻漸漸冷下去，因為他望到阿儀在笑著。

笑得很美，就像一朵盛開的罌粟花，美麗而有毒。

「智成，我可以為你報仇了。」

她伸手用力拔出了插在柏鈞背部的原子筆，血柱從他背部噴出，染紅了她白皙的面龐。

柏鈞如何抵受得著這種劇痛，捉著面具男刀子的雙手就鬆掉，利刃將他的面部斬成兩半。

「呀!」淒厲的叫聲在他口中發出。但只喊到一半，會再也發不出來，因為阿儀已經將原子筆插在他喉頭裡。

拔出，鮮血大量地噴出，化成一陣血雨。

柏鈞倒下了。死時，他眼裡只有一片血紅。地獄，他見到地獄的血池。

阿儀閉著眼，迎接著面具男刺向自己心臟的利刀。

「對不起，阿健。」

面具男消失了，三人已死，怨恨也隨之而消失。

房內只剩下阿詩、兩具屍體與兩個重傷的人。

我頭部受了很重的傷，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期間我醒來過一次，朦朦朧朧地發現自己正躺在床上，阿詩就在一旁為我包紮頭上的傷口。

「我無死?」我傻傻地問。

阿詩笑著搖了搖頭，對我簡單地交代我暈倒之後發生的事。

我鬆了一口氣。他們的下場很悲慘，特別是智成與阿儀，我打從心底裡同情他們，但至少慘劇已經落幕了。

雖然仍然有很多謎團未清楚，但這已經不重要了。我終於明白，甚麼復仇，甚麼生前，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在當下。

如果過去是痛苦的，把它忘掉豈不是一種幸福?至少我現在就很幸福。

「謝謝你。」我閉上眼說，輕輕地握著阿詩的手。

我希望你同樣都覺到幸福。

阿詩無將手抽開。她知道我累了，便低聲地唱著那首安眠曲哄我入眠。

她的歌聲很溫柔很舒服，我很快就沉沉地又昏睡著了。

自此之後，我們三個人就在旅館快樂地生活。

可惜這是童話故事才會出現的結局。

結局

我再醒來時，已發現自己不在旅館，四周只有無盡的迷霧。

我心中一片迷茫，是旅館消失了嗎？

還是我昏睡過去時被人搬到這裡？

我摸摸褲袋，發現裡面除了放著一柄利刀外，還有一件硬物。

它是一個薄薄的四方形盒狀物。

我想了幾秒，可想起它是甚麼東西，畢竟我來到旅館後都無接觸過了。

它是一個鏡盒。我記得阿詩的母親都有一個，但卻與這個式樣不同。這個應該是阿儀的物品，因為她才會帶鏡盒到旅館。

究竟為甚麼會有一個鏡盒在我褲袋呢？

我將它打開，我看到了自己的樣子。

我終於記起了。

我叫李聖健。在三年前，我、智成、柏鈞與阿儀都是好朋友。我們都不安於平凡，認為於其做一枚齒輪，不如令世界以自己為中心轉動。正因為這個想法，我們就走在一起。說白了，我們當時只是幾個反叛的小孩。

這時候，我遇到了同班同學阿詩，一個改變我之後人生的人。她雖然漂亮，但說實話，卻不是我喜歡的類型。我一看就知道她是一枚齒輪，是自己以世界為中心轉動的類型。對我而言，她只是一個值得閒時看幾眼的美女。

直到有一天放學，我因為忘了拿銀包而折返課室，卻在門口聽到獨留在阿詩溫習功課時哼著一首安眠曲。

甚麼時代呀？現在每個人都在哼著流行曲，誰會哼這幼稚的歌。我忍著笑意，在門口偷聽，直至她哼完整首曲，我才現身去拿回我的手機。

她面紅地低下頭，不敢去看我，大概都估到我偷聽到她在哼歌了。在這一刻，我只覺得她非常可愛，我的心已經完全被她佔有。

我希望世界以我為中心轉動，而我的中心就是她。

這實在很肉麻。當我告訴阿儀他們時，他們笑得腰也彎下來了。但我可不理會他們，我就開始努力追求阿詩，甚至特地與她報讀同一間補習社。

但阿詩並無接受我，她三番四次地拒絕我的愛意。

「對不起，我的媽媽很嚴格。她不會准我談戀愛的。」她總是面帶抱歉地對我說。

當時我對這個原因總是很不屑。這是甚麼爛理由呀？我是喜歡你，不是喜歡你的母親。你向母親隱瞞不就成了？

我仍然無放棄，繼續對阿詩展開追求攻勢，她也開始刻意避開我，這時我的心情真是失落無比。

有一天，阿儀他們走來告訴我，阿詩原來早就有男朋友了！他就是鄰校的俊傑，與阿詩上在同一個補習社認識。

在這一刻，我覺得無比的憤怒。原來阿詩並不是因為家庭的原因而不接受我，而是根本就不想與我一起。

我將怒氣遷怒於俊傑身上，認定他就是破壞我幸福的歹角。我相約他到唐樓的天台理論。其實並無甚麼好理論的，只是我想打他一頓發洩罷了。俊傑應約了，因而他不想我再騷擾阿詩，所以想與我將一切講清楚。

阿儀他們都與我同去。其實我自覺理虧，所以才要找他們去壯大聲勢。

我們上到天台，見到俊傑已經在等著。他就坐在天台邊，在沉思著甚麼，仍未發現有人來到。

這時候，一股犯罪的念頭在我心中興起。阿儀他們都有同樣的念頭，阿儀與柏鈞在耳邊聳恿著我：「來吧！只要你付諸行動，阿詩就可以屬於你。」

對！我要主宰自己的一切，連愛情都要去主宰。

於是我靜靜地走到俊傑背後，將他推了下去。

他死了。阿詩的悲傷超乎我的想像，。她原本已經夠大壓力，俊傑的死更加壓斷她最後一根精神支柱。她每天上課時都會在無故哭泣。如果不是她母親強迫她上學，她的精神狀態絕對應該先好好靜養

「不要傷心了，我會好好對你的。」我誠心誠意地對她說。

她掉頭走了。雖然俊傑對她隱瞞了見我的事，但她都已經猜到是我下手的。她明白俊傑不可能會拋下她自殺。

這日之後，我再無見過她。我從班主任口中知道她已經自殺。

我出席了她的喪禮，也隨著阿儀他們偽裝成阿詩的朋友到她家慰問。阿儀他們只是想確應阿詩家人對我們的惡行毫不知情。但我倒是真心想去，我覺得阿詩是因為我而死。我因為想擁有阿詩而殺死俊傑，最後卻反而令我要永遠失去阿詩。

之後的三年，我間中都會到殺死俊傑的天台去懺悔，在這裡痛哭，在這裡受著罪惡感的折磨。每次重臨這個地方，我就感覺生不如死。

就這樣活了三年，我最後決定自首。

阿儀他們都極力勸我不要這樣做，因為怕會累及在當時聳恿我的他們。但我可不理會，在我的罪孽底下，其他事情都算不得甚麼。

打算自首的前一晚，我又一個人到了唐樓的天台去做最後的懺悔。

我依著天台邊，吹著晚風，口中默默地對俊傑與阿詩道歉。如果可以，我真的願意做任何事去補償，但現在做甚麼都於事無補。我希望我的自首可以還俊傑一個清白，希望他可以安息。

突然，我被兩個人抬起，我看到了阿儀、智成與柏鈞的臉。阿儀就目無表情地站在一旁，柏鈞與智成則分別抬著我的身和腳。

我感覺得到智成的手在發抖著，其實他不想殺人，但在阿儀的指使下他仍然願意去這樣做。

我來不及奮力掙扎，已經被他們拋下樓。

我在黑暗的空中抬起頭，只見智成驚慌的面孔與柏鈞的獰笑。

我看著無盡頭的迷霧。我明白了，這就是他們的復仇。

我要在霧中漫無目的地徘徊直至死去，靈魂也要繼續永遠深鎖迷霧之中。

我不害怕，因為這是我應得的，只要這是他們渴望的，我就樂意去承受。

這是我本來應得的懲罰。

但我要感謝阿詩與俊傑，他們為了答謝我救了他們，所以多給了我一把利刀。

我笑了。我接受了他們的好意，用利刀直捅心臟。

再見了。

「你的傷無大礙嗎？」

「嗯。走吧，我覺得已經到時候了。」

阿詩與俊傑拖著手步出旅館，面前的土地已經變成汪洋。

依舊是低沉而幽怨的嘯聲，他們兩人坐上了鯨魚背上，向著遙遠的他方進發。

他們不知道下一站會是怎裡，但只要活著，他們就要一起走下去。

在遠處，他們見到一個中年女人的身影。阿詩向她揮手，她都向阿詩揮手。

她開懷地笑了，纏繞多年的夢魘已經放下。她知道女兒要去走她自己的路。

媽媽：

對不起，我不可以讓你留在旅館。因為我想要去做一件事，一件你不會想見到的事。

在過去你一直為我安排一切，我都曾經因而封閉自己，因而怨恨過。但在這一刻，我已經放開了，我完全明白你對我的愛，雖然重聚的時間很短，但我卻是很幸福。

這三年來你受的苦已經夠多。如果你愛我的話，我希望你不要再困在過去之中了，因為我看見你這樣內心都會很痛苦的。

我們之後應該不會再見了，但不要悲傷，因為我們都有各自的路要走。在處理完這件事後，我就會重新上路。放心吧 ，我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要你操心的小孩子。

即使我們分開，但只要心裡有對方，我們永遠都在一起。

您的女兒
阿詩

(完)